新刻全像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卷之十七

二南里人　編次

三山道人　繡梓

第八十一回

百夫人為夫報仇　王克新計取鈴索

詩曰

才子郄燕天上桂　世危嵛作陣前功　廉頗解武文無說

謝眺能文武不通　雙美盡輸唐督將　二南童句六鈞弓

却說四員副將。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百里鴈有翅不能飛。大家取笑了一會。笑聲未絕。渾身是火。滿面是焰。一個總兵官。四員副將。三五百名番兵。都做了一堆灰燼之末。這一陣。比火燒藤甲軍只會狠些。到明日。撥開灰來。也有燒化了的。也有不曾燒化了的。也


百夫人為夫報仇
窮鳥尚飛杜宇聲聲啼夜血

羈牛且鬭麇君陣卜斷春雲



有剩得一個頭的。也有剩得一個腦盖骨的。也有剩得一隻手的。也有剩得一隻脚的。也有剩得一塊皮的。也有剩得一根骨的。國師看見說道阿彌陀佛。暴露屍骸。此心何安。二位元帥在上。看貧僧薄面。把這些殘餘骸骨。收做一堆。再加上些土。殮他一殮。也是一場功德。国師開口。誰敢有違。元帥即時傳令。連皮連骨。都埋在山脚底下。共埋做一個大堆。堆前竪一道碑。石碑上刻着南無阿彌陀佛六個大字。国師又念上幾卷受生經。超度他們一會。大小將官都来上帳。和王爺慶功。王爺道。諸將士用力。學生何功。三寶老爺說道。王爺今日正是運籌帷幄之中。决勝千里之外。初然傳令。一連三日不許出戰。連咱學生心上有老大的疑惑。王爺道。初然間番將甚銳。况兼有許多技能。未易爭鋒。兵法有云。攻堅則瑕。三日不出軍。正所謂堅其堅者。老爺道。落後之時。只許輸不許贏

這是怎麼說王爺道我強而反示之以弱兵法有云兵驕者滅
輸不許贏正所謂驕其氣老爺道移兵山下却又築起許多敵樓
来都說道勞民動衆嚮學生心上也又不明王爺道通海關外曠
蕩無垠地勢在數賓林山下道里有限地勢就在我兵法有云善
戰者其勢險其節短我所以移過營来又豎起五個敵樓正所謂
勢如彍弩節若發機老爺道不許擅用火藥是甚麼意思王爺道
令其不知卒然無備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不備老爺道敵樓
上懸着衡陽關的三字匾這是甚麼意思王爺道若將名字叫做
百里鴈衡陽鴈斷為之兆也老爺道又懸着個百里鴈死此樓下
的牌這是甚麼意思王爺道即是龐涓死此樹下先奪其氣也老
爺道用圓石子兒漫街道却又攙上沙土這是甚麼意思王爺這
句話不肯說破只說道這個到沒有甚麼意思王爺這一番調度

這一塲大功。那個不説道王爺妙筭高天下。富矣胷中百萬兵。三寶老爺分付安排慶功宴。王爺道百里鴈雖死。還有個百夫人着実利害。強敵在前。怎麽敢受筵宴。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番王大開了西門。一片馱皮鼓响。一片喊殺聲喧。當頭一員女將。騎了一匹火炭一般的紅馬。手裏使着九口飛刀。領了一枝番兵。高叫道。殺夫之仇。不共戴天。是那個蛮子。敢来和我百夫人比手麽。此時人馬已自殺到第一層敵樓之下来了。怎麽就有個百夫人殺到敵樓之下而来。原来番王听見百里鴈死於南人之火。大哭一場。説道悔不听仙師之言。致有今日之禍。掣過戒手刀来。就要自刎。左右頭目。滿朝大小番官。一齊上前劝解。方纔住了手。説道百總兵之死。是我悮了他。快差人報與他家裏知道。教他全家不消傷感。照舊受我爵禄。所有陪下番兵。一應百夫人掌管。一切軍務先斬

後奏諸人不得中制欽此欽遵番王只說是撫慰他家裏一番安生者之心報死者之德那曉得百夫人原是個眉粗眼大奶突眼高一雙手會使九口飛刀又有個甚麽紅綿套索一双脚會走千百里遠路金鉤倒掛着人腰裏又有一件甚麽幌心鈴兒素常是個不良之婦却又听見丈夫死于非命他就肝腸碎裂兩泪齊拋那一股怨氣冲天双脚只是平跳双手只搥胸正在有冤沒伸處恰好番王傳下旨意着他掌管番兵他就借着這個因頭頓起殺人心領了一枝軍馬竟出西門外来故此就殺到第一層敵樓之下王爺道喜得還不曾肆逞設施險些兒着做個開宴出紅粧郎時傳令着左右先鋒嚴守敵樓不許踈失亦不許輕自出陣直待日西敵兵退去之時許追殺他一陣可一戰成功左右先鋒得令不敢違悞堅守敵樓左右兩翼堅壁不出只見百夫人領了一枝

軍馬往来馳驟。直到敵樓之下，高叫道，殺夫之仇，不共戴天，是那個蠻子。敢来盪我的手也，口裏一邊罵，手裏一邊舞着那九口飛刀，舞得果真的奇妙。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前七後八，就像一個飛鳥有九隻翅閙，平地上會飛，這還是初然間，舞得下數。到了末後之時，舞到雪花蓋頂。枯樹盤根，就只耳根頭听得一片聲响。眼面前看見一片雪白，說甚麽刀山，好不利害也，左右先鋒說道，這個番婆到是難和他比手，王爺怎麽這等神見，就傳令不許輕自出戰，自侵早起纏到日西，敵樓不得過去，左右兩營。堅壁不出衝突。不通口也罵得牙齒軟，手也舞得觔力拳。只得收拾回去，正叫做乘興而来。夫得沒興而返，剛轉到城下，找著西門，只聽見一聲砲响，霹靂如雷。响聲裏面，喊殺連天，鼓聲震地，後面有兩員大將，高叫道，甚麽番婆，有甚麽本領，敢来厮殺，快快的下馬遏刀，把個頭

夫人激得怒氣填胸咬牙切齒更不回話只一疋紅鬃馬子轉動那九口飛刀殺將轉來這邊兩員大将一個是左先鋒威武大將軍張試一疋銀鬃馬一口豹頭刀一個是右先鋒威武副將軍刘蔭一疋五明馬一口鳳翅刀兩騎馬兩口刀殺向前去你一上我一下你一往我一來殺做一䭾紐做一塊正在酣戰之時只見南陣上左肋下一声砲响喊殺連天早已閃出一枝軍馬當頭一員大將全裝擐甲一騎馬一桿丈八蛇矛高叫道吾乃征西游擊大將軍刘天爵是也奉王爺軍令特來拿住番婆喊声未絕一桿鎗翻天覆地的殺進陣去左右先鋒看見添上一個刘游擊越發殺得有些興頭可夫人也還支持得過一邊三員大將一邊一員女將正殺在好處只見南陣上右肋下一声砲响喊殺連天早已閃出一枝軍馬當頭一員大將全裝擐甲一騎馬一張開山大斧高叫

道吾乃都司吳歲奉王爺軍令特來拿住番婆叫声未絕一張大斧遮天遮地的砍進陣去自古道好漢不敵兩莫說是四員大將單戟一個婆娘悄他甚麽很户只是百夫人手裏那九口飛刀有些利害一時近他身不得故雖支架這一塲心裏却也漸漸的有些惧怯正在惧怯之時只見南陣上一人一騎手裏拿着一面令字旗飛一般跑過去高叫道吾乃中軍帳下左護衛鉄楞是也奉王爺軍令南陣上有能拿住百夫人者官給賞銀一千兩斬首者官給賞銀五百兩其餘的番子一顆頭賞銀十兩厚賞之下必有勇夫四員大將想着那一千兩銀子那一個不想看百夫人這些軍馬想着那十兩銀子那一個不撳番番子的頭來百夫人看見事勢不諧心裏想道我且抽身回去不然之時一千兩銀子賣了個支身五百兩銀子賣了一顆首級一声牛角响收轉軍馬回去百

家一騎馬押後，兩腳踏着鐙，兩手舞着刀。進得西門來，已自折了一半軍馬，心上正在煩惱，那曉得西門裏面一声砲响，喊聲連天，門閣裏早已閃出一枝軍馬。當頭一員大將，全裝摜甲，面如黑鐵，鬓似鋼錐，一疋烏錐馬，一桿八十四斤重的狼牙棒。高叫道：「吾乃狼牙棒張柏，奉王爺軍令，在這裏等候多時。把你這潑賤番婁，只我一棒打你做塊肉餅，何不早早的下馬投降。」百夫人喝声道：「你是甚麼人，敢閃在城門閣裏？你可認得我的飛刀麼？」即時輪動那九口飛刀。果然輪得是個雪花蓋頂。張狼牙也不管他甚麼雪花不雪花，儘着他的力氣，憑着那桿狼牙釘，一任的築向前去。百夫人雖然利害，後面又是四員大將，一湧而來，潑奈何，只得把九口刀漫天漫面的驀進城裏去了。這一陣，百夫人雖不曾受傷，原有三百多個番兵出陣，止得三五十個回去。番王大怒，罵說道：「潑賤

婦人你既不善戰何故強要出陣虧折我的軍馬。百夫人即時扯個謊說道非干賤妾不善戰之罪只緣這些軍馬原是我丈夫掌管今日之間都不听賤妾調度故此取敗都是自送其死番王又在用人之際不敢十分难為百夫人恐生他变只得從容說道雖不干你事只是一日殺三百十日殺三千我這国中能有幾千軍馬我也不得不慮百夫人道賤妾今番不用軍馬只是匹馬单刀要殺退南朝這些船隻若不成功誓不回朝拜見我王番王道既是不用軍馬功績愈高到了明日果真的只是百夫人一匹馬九口刀竟出西門來藍旗官報上元帥王爺道今日不許輕敵去不許追老爺道昨日一陣已破潑婦之胆今日乘勝而殲之有何不可王爺道不可一例而論老爺心上還有些、化疑却說第一層敵樓上原是左右先鋒左右兩邊遊擊原是刘天爵吳成前後策應

新添張柏及至百夫人討戰宥辭不敢違令百夫人看見沒人出来
百般辱罵两邊遊擊卻肯此忿忿之氣卻又不敢開言罵到日西
百夫人也罵得氣噗噗心要去臨了又狠是罵上兩聲罵甚麼蠻
猪蠻狗蠻東蠻西别人還自可張狼牙又是個火性的這一場罵
就是火上加油激得只是氣冲牛斗咬牙切齒恨不得一把抓過
個百夫人来築他幾釘也不記得元帥的軍令還是怎麽一騎馬
一桿狼牙釘飛一般跑出陣去接着百夫人只是一片釘响百夫
人一則是日西氣嘆之時二則是猛空裏走近前去出其不意喫
他一驚三則是張狼牙生得黑賊上的相貌又惡手裏兵器又重
那件兵器又只是亂築將去不分部曲沒有次第百夫人也不好
支架只是舞起那九口飛刀護定了身子飛刀到底是個片薄的
狼牙釘卻是個粗夯的一刀湯着一釘就築一個缺左築右築把



王克新計取餘索

推轂未膺寧長萬夫而握筭

干城嘿寄每先十乘以臨戎



九口飛刀。口口上築得是缺百夫人就忙裏偷閑。險中生巧。双手撒開九口飛刀。一個跟頭番下馬来張狼牙看見築缺了九口飛刀。人又番下馬來再有這等一塲大功。把馬一夾。竟奔着百夫人身邉去。要砍下他的頭来。兩個先鋒和兩個遊擊。看見百夫人番下馬来也都来搶功。一齊砲响。四下裏四個將軍。一齊都到。都只說斬得首級賞銀五百兩。此功非小。那曉得百夫人撇了刀丟了馬兩隻小金蓮。走在地上。其快如飛。手裏帶着那一根三丈多長九九八十一個金鈎的紅綿套索兒。脚走得快。索帶得伸。湯着他的就是一個乾轄。八十一把金鈎。到就掛傷了一二十個軍士。帶傷的都在頭上。或是掛了眼。或是掛了鼻子。或是掛了嘴。或是掛了耳朵。或是掛了頭髮。或是掛了兩鬢。或是掛了腦盖骨。還有一等不帶傷的。或是掛吊了盔。或是掛吊了纓。或是掛吊了扎巾。或是

掛吊了甲或是掛吊了鎗或是掛吊了一把還有一個將□□□□
將軍。原来就是張狼牙。掛吊了一頂、軟襆頭、掛吊了一付紅抹額
掛碎了兩塊皂羅袍張狼牙原在對陣時馬又走得快故此被傷□
個先鋒。兩個遊擊。原是離得遠。馬挑到得遲。故此不曾带傷□□
人全勝了一陣。帰去朝見番王。□□上取下許多的盔甲扎巾
之類。又有許多連皮帶骨的傷痕。番王大喜。重〻的賞賜。說道。全
仗夫人之力。明日成功。同享富貴。却說張狼牙輸陣而帰。自家受
氣。還不至緊。違了元帥軍令。要當等閑。只得自家先自綑綁起来
解到中軍帳〻請罪。兩個先鋒。兩個遊擊。也都是小衣小帽。跪在
帳前。王爺道。違悞軍情。于律當斬。張狼牙說道。是小將情愿承刀。王
爺道。先鋒遊擊。都只分得首從。不得為無罪。兩個先鋒。兩個遊擊
齊〻的說道。非干末將們之事。望元帥老爺寬恩。三寶老爺說道

依法都該重治。只是念在十萬里之外，又是用人之際，比在本朝不同。姑容他們將功贖罪罷。王爺道，依老元帥劝解，姑容你們這一次。今後違悞，法無輕貸。衆將拜謝起來。老爺道。同一個番將，同一樣日西追殺。昨日還有軍馬。今日又沒有軍馬，怎麽昨日勝，今日敗。王老先生你怎麽曉得昨日該出，今日不該出。王爺道，昨日百夫人初見之時，無所戒備。兵法有云攻其無備，我是以曉得該出，出則勝。今日百夫人當喪敗之後，百計隄防。兵法有云窮寇勿追，我是以曉得不該出，出則敗。老爺道，昔日小范老子胸中有百萬甲兵，王老先生還多千萬。王爺道，承過奬了。老爺道。凡事豫則立，何况行軍。王老先生在上，明日那個百夫人來，着那個出陣。王爺道，今日輸他一陣，諸將再不可出陣，可着黄鳳仙去和他比一個手。即時傳下令箭，叫過黄鳳仙來。王爺分付他明日出陣，又分

付他九口飛刀昨日已自看見了三丈多長的紅線套索今日已
自看見了只是他有個甚麽幌心鈴兒那東西却有些作怪黃鳳
仙道承元帥老爺差遣末將也有幾般器械料然不輸于他唐狀
元道果頭同出馬王爺道這個不消同出罷黃鳳仙拜辭而去老
爺道黃鳳仙成功麽王爺道其氣盈盈只怕還不得成功老爺道何
不就着唐狀元幫他出去王爺道後面還有用他處老爺道黃鳳仙
可敗陣麽王爺道雖不大贏亦不大敗明日可驗到了明日百夫
人又來兩陣上却挑過了江兒水不是昨日這些將官是甚麽將
官原來是個朱顏綠髮杏臉桃腮三綹梳頭兩截穿衣的女將百
夫人看見到也好笑怎麽好笑他說道世上只有我一個做女將
怎麽這船上也有個女將却不好笑只一件來任他甚麽女將怎
麽到得我的手段我且問他一聲便就曉得他的動靜問說道來

將何人黃鳳仙道我是征西後營大都督唐狀元的金紫夫人你不認得我麽你是何人百夫人道我是銀眼国女總兵百夫人是也你船上的人無故殺我的丈夫我特来報仇你們夫對妻々對夫何苦到這裏来自尋死路黃鳳仙道甚麽人敢說甚麽死路舉起雙刀来漫頭撲面而舞々了一會百夫人道你且住待我也舞来你看看舉起個九口飛刀也是這等纏身裏是而舞々了一會黃鳳仙道你且住棋逢敵手一着爭先我和你比個手看是何如百夫人心裏道這婦人儘有些本領怎敢輕視于他抖擻精神把個九口飛刀在心在意的砍過来黃鳳仙把個兩面刀也在心在意的架將去九口的也不見多兩口的也不見少百夫人也不見個贏黃鳳仙也不見個輸兩家扯一個平過百夫人道天色已晚明日再来到了明日百夫人侵早就来黃鳳仙也應時出去照舊

見刀照舊是名舞一會照舊是閘砍一會黃鳳仙寸寸節節砍爲
恩百夫人百夫人又在筭計黃鳳仙曉得這個飛刀不柰他何賣
一個破綻黃鳳仙趁空兒砍將進去百夫人借着個勢兒一跟頭
番下馬來兩隻脚快走如飛手裏帶起那一条三丈多長九九八
十一個金鈎的紅絲套索實指望一鈎鈎住黃鳳仙那曉得黃鳳
仙又是個積年看見他撒下馬來就曉得他的詭計更不提上進
夫砍他只是帶着馬順着他一跑手裏撒下一把黃豆出來只見
八十一個金鈎上都鈎得是些人頭百夫人大喜轉頭看時黃鳳
仙土囤而去那裏看見個黃鳳仙心裏想道昨日走了那個黑漢
今日却撈番了這個婆娘此功不小歸見番王拿起那条索來是
功番王道那鈎上都是些甚麽百夫人道都是些人頭番王道是
個甚麽將官就着你撈番了這些人頭過來百夫人道實不相瞞

前日那個黑將官是個男子漢喫我一斫搒了他的幞頭抹額
日這個將官是個女將官喫我一斫搒得他的頭來了番王道那
一個頭是女將官的百夫人起眼一瞧有好些女人的頭哩只是
還認得不真一個個的取將下來初然一個兩個還是人頭三個
四個就是猪頭五個六個就是羊頭七個八個就是牛頭九個十
個就是狗頭一十二十還是葫蘆三十四十就是甜瓜五十六十
就是苦瓜七十八十就是東瓜番王看見不是南人之頭心中大
怒罵道潑賤儕欺君賣国不如趁早些殺了他罷叫聲左右開刀
百夫人高叫道屈殺忠良天地鬼神照察番王道你欺君賣国怎
麼是屈殺忠良百夫人道小婦人殺夫之仇報之不盡怎麽敢賣
国欺君番王道你既是不賣国欺君怎麽頭是假的百夫人道小
婦人臨陣之時只曉得帶起索來掛了頭來就是那曉得頭有假

的這還是南朝女將戲耍了小婦人姑容明日小婦人出陣梟取那女將之頭前來贖罪罷番王心裏還有些不肯左右頭目再三劝解番王道姑恕這一次後去無功重法從事到了明日白夫人帶着這些宿氣跑出陣来黃鳳仙笑嘻嘻的跑出陣去白夫人高叫道賤人你昨日怎敢戲耍我黃鳳仙道怎叫做戲耍你来者不善我答者有餘白夫人道我今番敎你喫我一刀也照舊是九口飛刀舞上舞下黃鳳仙也照舊是兩口刀舞来舞去白夫人舞了一會猛空裏把九口飛刀望上一撒一個跟頭番下馬来黃鳳仙只說還是那条三丈多長八十一個金鈎的紅綿套索連忙的帶轉馬来那曉得白夫人撒過了飛刀手裏換出個甚麼銀鈴兒搖上兩搖擺上兩擺美得個黃鳳即時間滿心碎裂肝轉腸移心肝頭上就是猫抓馬上坐不住一個倒栽葱跌下馬来怎麼一個搖

鈴就把人跌下馬来原来這個鈴是百夫人的護身宝貝名字叫做懼心鈴兒只消暗地裏搖兩搖憑你是甚麽奇男子烈丈夫心肝都碎騎在馬上的要跌下馬来站在地上的要跌倒頭来故此黄鳳仙就中了他毒手一個倒栽葱栽下馬来百夫人只說這是籃裏魚閘中虎走近前套上一索只指望套将去那裏又想摸個空怎麽又摸個空原来黄鳳仙有五行五遁跌下馬来看見中他的毒手套索近前早已土遁而来百夫人走了黄鳳仙不勝忿忿之氣婦見番王番王道怎麽今日又不曾成功百夫人道小婦人已自搖動了懼心鈴那女将已自跌下了馬只是拿他不住番王道豈有個跌下馬就拿他不住之理百夫人道我王不信乞明日親自上城观看一遭番王道你有心肯国我那裏看得你這些百夫人道小婦人怎敢背国我王一看就見明白番王道你有兩件兵

器一件寶貝豈可不奈他何也罷我且看你明日這叫做物必腐而後虫生人必疑而後讒入番王心上只是疑惑百夫人這莫非是王爺又該成此一功怎麼又該成此一功原来番王這些疑慮早已有個夜不收打探得詳細報上王爺王爺道好了今番百夫人又死了三寶老爺道怎見得他又死了王爺道口說無憑到了明日這時候就看見道猶未了一面叫過王明来分付道你即時閃進城去撈出百夫人那条紅綿套索兒那個惺心鈴兒兩件中間撈得一件来賞銀一千兩都撈得来賞銀二千兩限五鼓時候就要交付王爺號令嚴肅誰敢有違王明諾諾而去又叫過左右先鋒四營大都督来分付道明日黎明時候五個敵樓上都要結起大紅花綵各色繡毬纓絡各要鮮明各樓上安排細樂吹打軍馬休息不許喧嚷嘈雜以砲响為號各將官應聲而去又叫過

各遊擊將軍來。分付道。各官統領各部軍馬。各備鈎耙套索。在第三層敵樓以裏伺候。以敵樓上梆响為號。各遊擊應聲而去。又叫過各旗牌官來。分付道。你各人帶領各色兵番。把第三層敵樓以裏的磚街。掃淨沙土。各石縫裏。細細密密。安上鉄蒺角。黄昏時領出鉄蒺角去。限五鼓報完。違者梟首示衆。各旗牌官磕頭而去。又傳出一枝令箭。叫唐狀元。黄鳳仙五鼓時候。帳前聽令。王爺分付已畢。正是計就月中擒玉兎。謀成日裏捉金烏。到了五鼓。王明跪在帳前。交付一條三丈多長九九八十一個金鈎的紅套索兒。一個不大不小。不銅不鉄的幌心鈴兒。王爺道。你怎麽兩件都撈得來。王明道。兩件東西都在一張桌子上。故此一下子撈了他的來。王爺道。這兩件東西都有些。通靈變化。到沒個甚麽响聲。王明道。不該歎。是我預備了去。王爺道。是個甚麽預備。王明道。是我預備

下南京帶來的狗皮荷包兒包着他狗為地厭任是甚麼通靈變化受了這個地魘再不作聲王爺道百夫人可知道麼王明道知道肯把我撈來他一覺睡得只是鼾鼾的响那裏曉得此罷王爺道怎麼這等睡得死哩王明道說起個睡得死的話來又長了畢竟不知是個甚麼話且听下回分解

○○

第八十二回

百夫人陰地身死　引仙師念舊來援

詩曰

獨臥南窗一夢賒　悠然枕上是天涯
十洲三島山無險　閬苑蓬萊路不差
詩句精神池畔草　文章風骨筆頭花
少年忠孝心如大　幾謁金門幾到家

白刃交前未許三軍能奪節

百夫人墮地身死



丹心自守任從九死視如歸



却說王爺道雖是話長你也大畧些說與我听着王明道昨日小
的承了老爺軍令不敢有違即時一根隱身草悶進城去進城之
後找到百夫人宅上街衢屈曲經過一頭茂盛的林叢只見一個
大虫飛到面上来一口就咬住個鼻子咬得小的昏々沉々就要
瞌困小的心裏却明白想說道元帥老爺軍令在身怎麽敢在這
裏瞌困連忙的口裏說道你是個甚麽虫咬着我々有元帥的印
信批文在這裏你可曉得麽那虫到是個靈虫兒就會說話荅應道
你既是個奉公差的我饒了你罷小的又多了個嘴問他道你是
甚麽虫兒靈虫兒說道我的事也一言難盡小的說道你也說来
與我先說道維我之来嘿々冥々非砲非蟄無狀無聲不寢而夢
不醉而醒不疾而疲不嘆而呻若浮雲而未墜若負重而莫勝入
穴之一章蹊焉如兀欲仰又俯求昂反屈若南郭子俔几而坐北宫

子弟士而出入人之目若炫五色注睛欲迷回腸成黑如呂蒙之骨花步兵之眼白入人之手。如摯如維將掉臂而徒倚欲撫掌而離披墜何郎之筆落司馬之杯。入人之足如斜如纒欲舉武如超乘。比寸步于伏天李白安敢脫靴于內陛謝安何以曳屐于東山至若青緗浩牘玉笥陳編誦不能句讀未終篇輒我一至令人歎然如右軍之遇腹靖節之高眠又若汪洋奧義佶傑微言凝思佇想欲探其玄旨我一至忽然汗漫如尹文之坐玄達磨之逃禪。凡此之類儻態不一實我之故伊誰之失是小的說道依你所言你却不是個瞌睡虫兒麽虫兒道是也是也他又問小的是個甚麽人。小的道我是個枕頭虫兒道你怎麽是個枕頭小的道你撞着我却不是個瞌睡撞着枕頭那虫兒笑起來。一把扯住小的說道我正要個枕頭。小的心上思得他就將計就計許下他一個枕頭

帶着他狀到百夫人宅上驀進百夫人房裏只見百夫人正在那裏欲睡未成是小的對垂兒說這不是一個嬌〻刮〻白〻淨〻一個好枕頭也那瞌睡垂兒也曉得有些意思一溜烟就溜在他的鼻子裏面去了百夫人害了個瞌睡軃〻的一片向那裏會醒是小的乘其方便撈將他這兩件東西来了王爺即時取過二千两銀子賞賜王明王明䭾了這一百二三十斤銀子走出帳外来劈頭撞見個旗牌官都来報事又撞見個唐狀元黃鳳仙也来報事唐狀元問王明在那裏来王明却把個取百夫人兩件寶貝王爺賞賜銀子各樣事細說一遍唐狀元道王爺叫我們五鼓听令若是幹功也會有賞夫妻一對即時走上帳前拜見王爺王爺即時把那条竹節綿套索幌心鈴兒交與　鳳仙又分付他幾聲說道如此如此又叫過叫過唐狀元来分付他幾聲說道如此如此

到了天色黎明番王領了左右頭目大小番官一齊坐在西門樓上看百夫人出陣。功展何如。守到天明那裏見個百夫人出来只見城下遠〻的兩個人兩騎馬。来得從〻容〻走到城門之下只見左邊馬上是個男子。烏紗帽大紅袍黃金帶。皂朝靴衣冠濟楚文質彬〻。右邊馬上是個女人金絲冠兒大紅袍兒宮綠裙兒紅繡鞋兒眉灣帶綠臉帶飛紅兩個人齊〻的擡起頭来看一看城上番王一向心上疑百夫人在陣上賣国今日之時却又不見個百夫人出来。却又看見城下兩騎馬兩様的來人心上越發犯疑叫左頭、目問城下道你們是甚麽人。唐狀元受了王爺鈞計答應道我是大明国。一個征西大都督武狀元浪子唐英豪你百夫人新訂良緣做我偏房次室約了今早成親故此特來迎接黃鳳仙受了王爺分付高叫道我就是唐狀元的金鸞夫人。連日和你百

夫人叙話蒙他許下嫁我丈夫佳期約在今早。故此特来迎接列位若不准信之時現有他的三丈多長八十一個金鈎的紅綿套索搖得响得一個幌心鈴兒昨日已経交付在我處約定今早只是成親再不厮殺唐狀元又説道列位若不准信之時你看我們滿營中、都是花紅掛綵都是鼓樂齊鳴道猶未了。城外一聲砲响各營裏鼓樂喧天番王听知這兩席話滿心准信。高叫道潑賤脩敢這等苟求快活我已三五日前看破他了都是你們衆人和他遮盖今日噬臍悔之何及叫左右。快去捉他過来。一會兒左右們捉将百夫人来了。原来百夫人喫了瞌睡蟲兒的虧一覺睡到日高三丈還是這等魂夢昏ヒ。到了番王面前只得雙膝跪下番王大怒罵説好賊脩。好個唐狀元的偏房次室偏你要受快活偏我的国把你賣。叫左右的拿刀来等我親自剮他一百刀看你去

做偏房次室不做百夫人起發不曉得原在那裏起兩在那裏落連聲叫道好屈也好屈也番王又叫拿刀来百夫人道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怎麼平白地只要殺我番王怒氣填胸只是不得個刀到手。左右頭目。却把個唐狀元說的前緣後故細細的與他說一遍百夫人情屈難伸。放聲大哭說道天下有這等的冤枉事情我丈夫死的家寒我怎麼許他偏房次室假饒我要嫁人銀眼国豈可少了我的丈夫況兼甚麼唐狀元我不曾看見他的面甚麼太明国我不知道在那個東西南北我怎麼有這段情由番王怒氣不息罵說道潑賤僭你還嘴強你既是不曾得看見他怎麼紅綿套索幌心鈴兒兩件寶貝都先交在他處却又睡到這等日高三丈還不睜開眼来百夫人說得啞口無言委是睡在床上不曾早起來起來之時止摸着九口飛口不見了紅綿套索幌心鈴

兒正叫做屈天屈地有口難分那裏曉得是王爺妙計兩眷雙關百夫人只是長聲啼哭哭一聲百里厲喊一聲天恨一聲寃叫一聲屈哭得凄凄慘慘江天冷任是徬聞也斷腸左右頭目哭得心酸說道這個中間决有些甚麽寃枉沒奈何再三稟告番王饒他一命罷番王看見百夫人哭得利害况兼又是左右頭目再三勸解意思也罷百夫人又哭又說道只是饒我死我心事終是不明放我出城去殺他一陣把那寃枉人的賊精不是他就是我我死在沙場上心事就明只是我死之後不可令百氏無後家有弱嗣望二位老爺善為撫養我夫妻兩個死在九泉之下感恩不淺左右頭目說道你怎麽說出這許多的閑話你只出城去殺一陣来就見你的心事勝敗非所論也番王道甚麽心事只好去洞房花燭夜罷了左右頭目都說道决沒有此情小臣兩個情愿把兩家

人口倘低當頭放他出城而去倘有成親之事小臣兩家人口願受其罪番王道既如此你兩家各供上一紙狀来我纔肯放他去左右頭目各自供一紙知會并同受罪番王應允百夫人就刀上馬大開城門放他出去百夫人騎在馬上這一肚子寃枉且沒處投天咬牙切齒恨上兩聲只見城門外果真一個頂冠束帶的少年自稱唐狀元和他拱手他正然怒發雷霆又只見昨日那廝殺的女將也是挽角用穿袍笑吟吟的叫聲道二娘子你来也百夫人那纔曉得是這兩個人坑陷他恨上兩聲罵上兩聲恨不得一刀就了結一個把馬一夾那馬走如飛把九口飛刀儘着平生的氣力飛舞而起一直殺上前来前面兩騎馬轉身就走前面兩騎馬走得緊後面一騎馬趕得緊走的走趕的趕不覺的一霎時就趕過了一層敵樓一霎時又趕過了第二層敵樓看看的趕上早已又

到了第三層敵樓百夫人很起來飛一刀上前去一刀砍下一邊馬腿來百夫人有了輿頭又夾起馬提向前去前面就不見了那兩個人那騎馬不知又是甚麽緣故一斂轡咲着在地上把個百夫人一失々將下來百夫人正在怒發冲冠勢如破竹走發了性子撇開馬就是兩隻金蓮步路而走還指望照舊是這等甚快如飛那曉得走不過三五丈之遠也是一斂躲一個個栽葱跌着在地上一聲梆子响兩邊遊擊將軍一片的鈎耙繩索一會兒解到中軍帳上一會兒砍下一個頭來唐狀元領了頭到西門外竪起根竿子懸着這個頭高叫道銀眼國々王及大小官員人等知悉早々的開門納降遲者與此同罪唐狀元號令已畢而復王爺老爺道怎麽王老先生眼目就曉得今日百夫人會死王爺却把個王明取過紅綿套索晃心鈴兒各帶着拾鉄各數樓上細樂吝遊疊

鈎耙。各旗牌官掃沙安鉄菱角。唐狀元夫妻冠帶。事〻細說一遍。
老爺滿心懽喜說道。六合之功。奇哉奇哉。王明是個拙車之計。唐
狀元是個反問之計。搭綵鼓樂。都是些揮科打諢。鉄菱角鈎耙繩
索總是下手工夫。却還有一件。原來要滴溜圓的石子兒漫街。已
自就筭定了是今日之用。長處却顯有如此。王爺道我囘百夫人
一日會跑千里遠路。故此把個圓石子兒漫街。圓石子兒分外光
滑。怎麽起得步去。漫街之計。待令人不知。昨日却掃開沙來。安上
鉄菱角任他踹在石子兒上。石子兒滑他一交。任他踹在鉄菱角
上。鉄菱角纒他一交。故此百夫人想將來。馬就馬倒。人就人倒。這
也只當是個地網天羅。死〻兒閑住他的道兒不了。一面傳令。諸
將帳前領賞。唐狀元夫婦各賞銀五十兩。各遊擊各賞銀七十兩
各營各都督各賞銀三十兩。各旗牌官各賞銀二十兩。簪花掛綵

為報君恩不惜路途千里遠

引仙師念舊来援



欲紓國難敢辭征戰一身勞



不在話下三寶老爺道今番却好安排這廝麼王爺道夜不收曾
說是還有一個甚麽引蟒仙師。只怕他又来費嘴老爺道只在今
日就見定奪怎麽今日就見定奪。若是沒有那個仙師。今日一定
開門納欵若是果有那個仙師。今日一定閉上城門之乎也者差
人看来果是閉上城門城中不見有些甚麽動靜老爺道這番狗
敢這等倔僵無礼明日拿住之時剮了做一萬塊却說番王看見
西門外竪起竿子掛起百夫人的頭来却纔曉得百夫人是個真
心實意屈死了忠良連忙的把兩張供狀交還了左右頭目。汗顔
歸朝左右頭目。說道還至于此不如開門納欵還得個乾淨遲則
禍来不小欲解無由番王道起初不曾投降得到如今却是遲的
前日仙師臨行之時。留下一個木魚兒在這裏說道你国中若有
大難你就敲我的木魚兒我自然下来救你。今日如此大難不免

還要求救仙師一番。左右頭目說道。仙師曾說百里鳳何如番王道曾說他會死頭目道木從繩則直。人從諫則聖前日仙師之言王上不听今日百夫人之言王上不听你莫怪小臣們所說有眼不識忠良有耳不听忠諫國破家亡想在目下。番王道你兩個人這等埋怨你各人自去罷我自有處左右頭目果真的收拾去了。番王道我只要求我的仙師要你們做甚麼即時重焚真香對天禱告々々已經拿出不負兒來輕々的敲了三下。响声未絕一朶祥雲冉々的下來雲裏面坐着一個引蟾仙師按下雲頭進到殿上番王扯着磕頭就是拜仙師即忙還禮說道王上你今日怎麼行這個大禮番王道御兄在上寡人今日国中被此大難禮訴無門望乞御兄廣開方便和我救援一番。仙師道百里鳳何如番王道果中御兄之言已經死了。仙師道敵人連輸連走正所以長他

的驕滿他的氣他公然不知驕矜自滿驕兵必敗欺敵必亡焉得不死百夫人何如番王道百夫人到盡忠而死仙師道他那三件寶貝怎麼如今都在那裏番王道飛刀隨陣喪失套索鈴兒都是未死之先送了中朝仙師道也沒個死中朝之理想是被他們設計取將去了。左右頭目在那裏番王也是個狡猾的就裏一個小小的謊兒說道左右頭目不堪提起仙師道怎麼不堪提起番王道他兩個每每主張我去投降我說還有御兄在上不曾禀告得怎麼擅自投降他兩個就使起性子來說道今日也御兄明日也御兄當此大難之時御兄在那裏你既是求救御兄我們不如各人去罷且看你御兄明日做出甚麼乾坤來故此他兩個拂袖而去再三留他不住番王這一席話。分明要激發個仙師果真的激石乃有火激水可在山仙師就激將起來說道這兩個人好沒來歷

何故小視於我他說我不如我偏然要做個大乾坤來他們看看
到了明日衣袖裏取出個経摺兒撇了一撇厶出一個畫成的獨
角青牛仙師噴上一口水那隻牛撲地一声响竟自走將下來仙
師揞起衣服跨將上去手裏一管沒孔的鉄笛竟望西門上出去
番王道御兄你不用些軍馬麼仙師道要他去抵鋒要他何用番
王道你不用甚麼兵器麼仙師道要他去絆手要他何用番王道
你却怎麼去厮殺仙師道這青牛就是我的軍馬這鉄笛就是我
的兵器道猶未了還自出了西門來到一層敵樓下各營裏不曾
得令不敢出兵仙師跨着個牛直前而走三五十里之遠只當得
像繩走索的緣一遭繩走一遭索一會兒走到第五層敵樓之下
看見宝林山石崖上一行大字着眼一瞧只見說是鴈飛不到處
人被利名牵十個大字仙師沉吟了一會怎麼看見個字有個沉

吟原来引蟾仙師是天上一個乾輅星乾輅星頭上就是個利名星憑着你是甚麽乾輅的利名星一牵就走他沉吟之時看見百里雁死在這裏是雁飛不到處一句已經准驗了若是人被利名牵這一句再若准驗之時却不這塲功勞是個假的故此費了這一會沉吟奚做個沒興頭撥轉牛来照着西門上又是這等急走如飛一會兒又在西門上各敵樓下還不見些動靜走了一會又望山脚下一去住了一會又望西門上一来一日工夫就走了三五轉元帥只是個不傳令各營裏只是個不出兵一個仙師一隻青牛跑進城裏去了却說二位元帥看見有個仙師又来出陣也不傳令諸將一竟請到天師天師道容明日出馬看是何如明日之時天師整衣出馬只見西門上走出一位仙師

頭戴鹿胎皮　身披鶴氅衣　青牛丹井立　鉄笛醮壇歸

到也好一位仙師洋洋的滿面風光天師道来者是一位仙翁
通名姓仙師把個青牛夾一夾走向前来把個鉄笛兒擺一擺像
個要吹之狀從從容容却說道

仙翁無定數　時入一壺藏　夜夜桂露濕　村村桃水香
醉中拋浩刼　宿處有神光　藥裹丹山鳳　棊函白玉郎
弄河移砥石　吞日傍扶桑　龍竹裁輕葉　鮫絲熨短裳
樹栽嗤漢帝　橋板笑秦皇　徑欲隨關令　龍沙萬里強

天師聽罷說道這是李叢甫贈玄微先生的五言排律以此觀之
仙翁莫非是玄微先生麼仙師道正是也又名引蟾仙師既承下問
願聞貴長大名天師道吾乃大明国江西龍虎山引化真人張天
師是也仙師道既是一個天師豈不知天時豈不知地利何故提
兵深入我西洋之中滅人之国絕人之嗣利人之有貴人之財是

何理也天師道仙翁差去我二位元帥奉大明国朱皇帝聖旨欽差撫夷取寳果有我中朝元寳理宜取回如無即用一紙降書何至滅国絕嗣之慘仙師道既不滅国絕祀怎麽殺了我国中一個百里鴈又一個百夫人兵卒們不下五七百這些人命都有何辜一旦置之于死天師道這是他們不知天命自個不賢自取其罪仙師就惱起來說道你説那個不知天命那個自取其罪天師道像你這等助人為惡就是不知天命就是自取其罪仙師把牛一夾就是一鉄笛撇過来天師也把馬一夾就一寳劍撇過去你一笛我一劍你一上我一下仙師也打不着天師天師也打不着仙師丢鬆了一會各人散夥仙師道你明日再来看我的本領天師道貧道一定来相陪到了明日仙師相見更不打話坐在青牛背上拿起根鉄笛来一撇撇在半天之上喝聲道変那根鉄笛即時

間変一十。一百。一千。一萬滿天都是鉄笛又喝聲長那上萬的鉄
笛齊長起來長有千百丈之高柱天拄地又喝聲麄那上萬的鉄
笛一齐的麄起来麄有三五丈之圍無大不大又喝聲来那上萬
的鉄笛。一聲响又是一根鉄笛。吊將下来。拿在手裏天師道這等
的術法有何所难我也做一個你看着。拿出一口七星寶劍喝聲
道起那口宝劍自然騰空而起喝聲道変那口宝劍就是変即時
間上十上百上千。上萬滿空中都是些寶劍喝声長那上萬的宝
劍就是長即時間就長有千百丈之高撑天撑地喝声道麄那上
萬的寶劍也就是麄即時間麄有三五丈之圍遮天蓋地喝聲道
来那上萬的宝劍一陣火光一齐的吊將下来还是一口寶劍歸
在天師手裏仙師道我要自已変化一個変十個十個変百個百
個変千個千個変萬個你意下何如天師道這個不消了分身之

法且莫說是貧道就是貧道跟隨的小道童兒都是會的仙師心
上有些些不快活說道你何視人之小也既是你的小道童兒都會
你就呼他出來做一個我看。天師笑一笑兒說道此何难哉叫出
一個小道童兒來。年方十一二歲頭髮兒齊眉穿領毛青直裰着
一雙紅組道鞋天師分付道你做個分身法來那小道童兒且是
慣熟把個頭髮兒抹一抹，把個直裰兒抖一抖，口兒裏念一會，手
兒裏捻一個訣，自已喝聲变即時間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萬
雖然萬數之多一樣的頭髮一樣的直裰一樣的道鞋天師喝声
道長那萬數的道童兒就是長就有十丈之長天師又喝聲道麁那
萬數的道童兒就是麁約有五七尺圍之麁天師看着仙師問声道
可好麼仙師道也好好字未了仙師手裏的鉄笛吹上一聲只見
一陣氣突然而起。

可聞不可見　能重復能輕　鏡前飄落粉　琴上响餘聲
一陣風漸〻的大漸〻的狂將起来番天覆地平地上都站不住
人仙師的意思要刮倒那些道童兒那裝得上千上萬的道童兒
就是釘釘住了的一般動也不動過了一時三刻風兒漸〻的歇
天師却總丢下一道飛符。即時一朶慶雲從地而起
若烟非烟　若雲非雲　郁〻紛〻　蕭索輪囷
那上千上萬的小道童兒都站在雲頭上騰空而起天師道。今番
可好麽仙師道好便好只是起得慢些天師道你還要怎麽快哩
仙師道你欺我不會快麽。牛背上鐵笛又是一吹那条牛早已起
在半天雲裏天師跨上草龍也自跟到半天雲裏仙師拿着鐵笛
照着道童兒橫一撇要做個釜鋒橫掃五千軍天師伸起手接着
還是一個道童兒分明是個粒粟直藏于百界仙師看見天師不

是個巧主兒落下雲來。竟回本国而去。天師輕輕的放了這董兒拜見二位元帥。元帥道這仙師好一管利害鉄笛也。天師道那個鉄笛又沒有孔，又吹得响。又能呼風，又能變化，到是個剔嘴的。三宝老爺道不如也叫王明去捞他的過来罷。天師道這也滿得老爺即時叫過王明来，分付道現今引蟠仙師那管鉄笛，着你去捞他的過来。捞得之時，也照王爺舊例賞銀一千两。王明應声而去走到路上，心裏想道前日王老爺賞我二千兩銀子，只當耍耍。今日老爺許我一千兩銀子，不知財氣何如。且走進城去，再作道理。進了城門，轉東灣，抹西角，找到仙師的宮中。驀進仙師的房裏，只見引蟠仙師端端正正坐在那裏。桌子上一枝燭，一爐香，一部道德經。王明擡頭瞧一瞧，仙師先看兩隻眼睛坐在那裏，却又不見個鉄笛兒在那裏。就是看見個鉄笛兒，却也下手不得的。王明況思

了一會無計可施畢竟不知是個甚麼計較纔捞得他的鉄笛来

且聽下回分解

○○

第八十三回

王堯新両番鉄笛　地里鬼八拜王明

詩曰

無事閑来坐運机　这時行走这時宜　藏身一草偏行急
舉目雙旌豈返遅　畫鼓無心聲戰鬧　紅塵不動馬驅馳
任君門户重々鎖　幾度歸營酒満卮

却説王明沉思了一會無計可施只得又悶到門外心裏想道前日那二千兩銀子多虧了那個瞌睡虫兒今夜少不得去尋他来纔有個禄手一逕又走出門来找着前日的樹林之下左走右走



一草隱身體合陰陽而互用

兩番鐵笛謀兼奇正以相生



不見有個甚麽虫兒。過了一會只听見嗡一聲响。一個蒼蠅飛到面上打一撞王明只在想着瞌睡虫兒認不得是個蒼蠅問說道哥你是那個那蒼蠅又巧。說道你尋那個王。王明心是急的顧不得是不是說道我尋個瞌睡虫兒蒼蠅道你尋他做甚麽王明道我有場好事照顧他蒼蠅听見說是有場好事照顧他他就冒認着。說道我就是瞌睡虫兒。你怎麽不認得。王明道你却不是昨日的，蒼蠅又說他說兒說道我雖不是昨日的，昨日的却就是我們一班王明道昨日的說了一篇文你可有得說哩蒼蠅道怎麽沒有得說我也說一篇你聽着王明道你就說来蒼蠅道嗟我之為人也逐氣尋香無處不到頃刻而集謎相告報在物雖微為害至要若乃炎風之熾夏日之長尋頭撲面入袖穿裳或集眉端或沿眼眶目欲瞑而或警臂已痺而猶攘或頭垂而腕脫每立寐而顛狂。

又如峻宇高堂。法賓上客。或集器皿。或乜几格。或醉酯醪。曰上
溺。或投熱羹。遂喪其魂。尤忌赤頭。號爲景跡。引類呼朋。搖頭鼓翼
至于大哉肥牲。嘉殽美味。稍或怠于防閑。已輒遺其種類。養育蕃
滋。淋漓敗壞。親朋索尔無權。藏獲因之得罪。余悪其名。凡此爲最
這一篇分明是個蒼蠅賦。原来王明不學書文。理苦不深。听見
說得好。只說真是昨日的一般。蒼蠅說道我說了這一篇。你今番
却認得我麼。王明大喜。連聲道認得。上上。我和你同去。有我專照
顧你。帶着他閃進仙師的宮中。又進到房裏。此時已是個深黃昏
只見仙師坐那裏。眉眼不開。意思要打盹。王明指着仙師說道。這
不是一場好事也。蒼蠅看見仙師生得白上淨上。只說是塊大哉肥
牲。狠是嗡一聲。一頭拳。撞着他的臉。仙師吃他這一撞。轉撞醒了。
罵說道。這個呆蒼蠅是那裏来的。吽聲徒弟。趕開這個呆蒼蠅。等我

好睡王明站在一邊心裏只是連聲叫苦也苦也說道原來是原蒼蠅錯認他做個瞌睡虫兒致使仙師睡不着美巧反成拙說不得還要出去尋個直的來今番出去分外仔細東也叫聲瞌睡虫兒西也叫聲瞌睡虫兒忽然撞着一個大餓蚊虫正沒處尋個人咬肚裏餓得慌聽見王明尋瞌睡虫兒他只說是有甚麼好處尋瞌睡虫兒他意思就要充他問說道是那個叫我也王明道我昨日照顧你你今日就不認得我蚊虫真會是個利嘴就扯起謊來說道昨日是我家兄王明只是要得緊說道昨日是令兄你却不也是個瞌睡虫兒蚊虫就假充一下說道我怎麼不是你有個甚麼好處照顧我麼王明道有場好事只要你是個真的蚊虫利嘴假的就說做真的說道好大面皮又有個甚麼假的王明道昨日令兄有一篇文今日一個假的也有一篇文你既是直的求念出文

来我聽着蚊虫說道我也念一篇你听着。我之為人也方大明之當天潜退避於幽深翅斂翼于數瓣口箝結于吞膂雖智者之莫覺亦安能耿視而追尋及斜陽之西薄天冉冉以就昏遂拉類而鼓勢巧排闥而尋門或投抵於間隙潜深透乎重闥窺燈光之晰晰仍倚壁而逡巡伺其人之夢覺為吾道之屈伸方其猶覺也則閴靜無語坐帷立裳心搖搖而圖食意欲擧而畏擒及其既夢也則洋洋而得志飛高下以紛紜親肌膚而利觜吮膏血於吻脣既飽而起飢而復集已貪婪之無厭揮之則去止之復来何恥畏之足云聲喧喧兮連雷剌深入兮利鐵夢既覺而屡覺心欲忍而莫禁既寘其響之莫得徒束手兮眞心　這一篇分明是個蚊虫賦。王明听見說甚麼排闥尋門又說甚麼猶覺既夢只說是個瞌睡裏面的事。今番却是真的連忙說道你是個真的跟我来我有場

好處照顧於你。帶着他走到仙師房裏。此時已是更盡夕夕天。仙師朦朦朧朧伏在桌子上打個盹。王明指着說道這不是一塲好處照顧你也。蚊蟲看見仙師生得細皮薄面。正是他的貨身。輕輕兒上前却好的。他肚裏餓得慌。那裏又顧得輕不輕。撞上前吃着一嘴。就是行針的醫生。狠是一針。蚊蟲這一針。比先前黑蒼蠅那一嘴。還狠十倍。你教仙師再又睡得着。哩光溜溜的兩隻眼睛。叫聲徒弟。你都在那裏。不來收拾。致使這等的餓蚊蟲來咬我。哩王明听見說是個餓蚊蟲。却又連聲叫苦也。若也。冤家怎麼又錯尋了一個蚊蟲。今日這一千兩銀子。這等難也。況思了一會。將欲出去。再尋那瞌睡蟲兒。時日有限。再錯尋了一個。却不悞了工夫。將欲跕在這裏。引蟾仙師眼睜睜的。却又不見個鉄笛兒在那裏。到是費嘴。又過了一會。却纔拿出主意來。說道求人不如求己。鈍鉄磨成針。

只要工夫深。挨了守這一夜那裏不是好個王明。一直守到雞叫時
怎麼直到雞叫。卻說那仙師伏在桌子上到還在要睡一初逢着
個屎蒼蠅一嚷落後又青蚊虫一針。反弄得清醒白醒的坐起來
故此一直坐到五下鼓卻纔精神倦怠心事不加。看看要睡把個
衣服一掀兩掀掀了睡到床上原来那寶鉄笛帶在胸脯前時
刻不離的。只因要睡得快掀得衣服快卻就連衣服捲着個在床
頭邊王明眼看得真。只是不敢動手。過了一會。還不敢動手又過
了一會。一總有半個多時辰仙師鼻子裏只是鼾响口裏只是哼
唧。王明心裏想道今番卻睡沉了。王明卻又小心生怕有甚麼不
測處照舊到他耳朵邊做個屎蒼蠅的聲嚶嗡。很是一声仙師也
不曉得王明又不放心拿起隱身草富做蚊虫到他臉皮上吮一
針仙師也又不得知王明道今番是好動手了。只一件又怕那管

鉄笛有個甚麽响聲也罷丹桂不須霎碎折請看連月搬將来好個王明連仙師捲鉄笛的道衣一繳過兒都撈着他的来囬来交付老爺已自天色微明

茅屋雞鳴曙色微　半輪斜月已沉西　吾伊盈耳窮經處
滿目英英濟濟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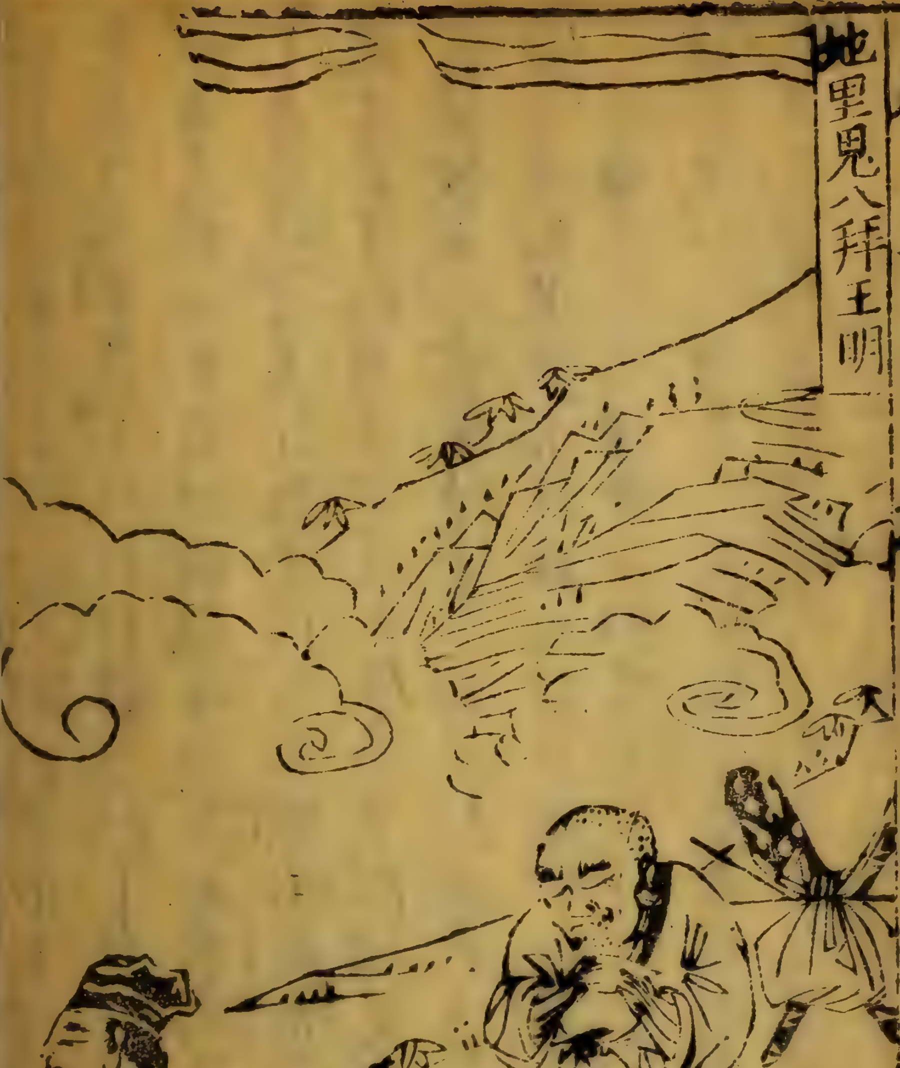
老爺接了鉄笛滿心歡喜一邊吽軍政司收下一邊吽取過一千兩銀子来賞王明王明領了這一千兩銀子好惱又好笑怎麽好惱又好笑都是夜来的桑蒼蠅餓蚊虫兩個悞事却不好惱得了這一千兩銀子肯子見錢眼開却不好笑王明便好笑引着仙師也好哄却說仙師到了天明一覺睡醒正要起来脩辮厮殺床頭邊摩衣服摩一個空摩鉄笛摩一個不見仙師慌了連忙的吽徒弟來告訴他不見了衣服不見了鉄笛徒弟到說得好說道師

父你沒有走甚麼邪路麼。只怕吊在斜路上去了。仙師惱頭上喝
聲道徒那裏一個出家人戴頂冠兒走甚麼斜路哩徒弟說道那
金厚金薄的笑話兒豈不是個戴冠兒的走斜路麼道猶未了只
見日高二丈番王不見仙師出去親自進来問候進到床面前叫
聲御兄你今日怎麼這等貪睡也仙師越發沒趣却又遮蓋不来
只得直言告訴說道夜来五鼓上床並沒有個甚麼動靜不知怎
麼樣兒天明不見了衣服不得起来番王道我朝裏另做得有新
衣服取来御兄穿卽特取過衣服仙師又說道衣服到不打緊還
不見了件東西番王道是件甚麼東西仙師道不見了我的鉄笛
番王道可惜還有第二管麼仙師道天上地下。有一無二。那裏又有
第二管哩番王道快差精巧鉄匠們旋打一管罷仙師道仙胎聖
骨。怎麼旋打得成番王道這却不是花子死了蛇沒得弄了仙師

道還是猜枚的吊馬兩手都脫空。番王道只一管鉄笛怎麽兩手都脫空仙師道夫之不幸。妾之不幸。這却不足兩手都脫空番王听見這句話却纔想到自家身上老大的喫力。說道那裏去追尋他来眉頭一蹙計上心来即時出下一首榜文滿國中張掛有仙師鉄笛一管。自不小心夜深失落知風報信者賞銀五百兩收留首者賞銀一千兩勅封一品官滿國中。大小番子嘈嘈雜雜。那裏去追尋榜文張掛了一日到第二日侵早上。一個官揭下了榜文逕進朝来討賞番王道你是何官揭我的朝榜。推榜的說道小臣姓葛名燕平。百夫人之弟現任副平章之職番王道可拿將鉄笛在這裏葛燕平道沒有鉄笛在這裏番王道既沒有鉄笛在這裏怎麽敢擅揭我的榜文。葛燕平道雖沒有個現鉄笛却曉得鉄笛的着落又有個跟尋之方番王道方可灵驗葛燕平道自

發首中只要王上那一千兩銀子。番王道銀子現在。你先說個着
落來。鶯燕平道小臣打探得一隻船上有一個將官名字叫做王明。
他身上有一根草叫做隱身草。拿起來。只是他看見別人別人卻
不看見他。又善能排金門。入紫闥不數甚麼錢。前日小臣的女
兒。不見了那兩件寶貝。負屈含寃都緣是個王明拐將去了。今日
這個鐵笛一定又是他這卻不是個着落。番王道這個着落也是
猜詳未得其實。且說跟尋之方何如。鶯燕平道本國寶林山下有
一個獵戶名字叫做沙咧噴。渾名叫做地里鬼。常一駕鷹走犬打
獵為生。一日打着一隻老猿。拿住要殺他。老猿就講起話來。說道
你不要錯認了我。我是你一個大恩人。地里鬼說道你是個老猿
有個甚麼恩到我。老猿道我已經修行了千百多年。神完氣足。骨
換胎移。你怎麼拿得我住。只因上帝有旨說你秋叢雖然不好。中

風緊沉雄任是鬼王應屈膝



術通玄妙豈容夷虜不寒心



間却有一點不嗜殺之心。看本山土地化你做個好人。本山土地又看我送件寶貝與你。拿了這件寶貝。十年之內。官封一品白銀一千。一塲富貴。報你那一點不嗜殺之心。地里鬼听見這一塲富貴。連忙的放了手。反跪着他礅上面個頭。陪個情兒說道。唐突之罪。望恕饒。老猿到自己頭頂上扯下一根毫来。碧瑩瑩的顏色就像個翠羽一般。約有三寸多長。遞與地里鬼。又說道。我一生修行。只修得兩根毫。這是第二根毫。將来與你。名字叫做隱身毫。拿在手裏。只你看見人。人再不看見你。你去。且安守十年貧困。十年之內。必主大發。地里鬼道。假如不發。何如。老猿說道。十年之內。如不發者。天之命也。君子俟命。豈可再来架鷹打獵麽。道猶未了。早已不見了個老猿。地里鬼大喜。拿着根毫果真的。人都不看見他。他恪守令旨。再不打獵。只是安貧守分。番王道。這事經今幾年。曷燕平道。經

今巳自八年。玉上榜文說道。賞銀一千兩。勅封一品官。這却不是應在他身上。吽他去跟尋。這却不是個跟尋之方。番王道。既如此。就在你身上去請他進來。葛燕平即時請到地里鬼。見了朝番王道。本國仙師一管鐵笛。被南船上王明。有根隱身草。撈將去了。葛平章薦你有根隱身草。要你去撈他的來。撈來鐵笛之時。官封一品。賞銀一千兩。地里鬼看見印合了他當年老婆的話。不勝之喜。拿了隱身草。竟出朝來。一邊走路。一邊心裏想道。我有這根毫只是八下不着身。我到南船上怎曉得個鐵笛在那裏。怎取得出來。還有一計。不如去見仙師。討他口訣。纔好行事。果然的拜見仙師。叙了閑話。地里鬼說道。仙師老大人。鐵笛兒可有個甚麼號頭麼。仙師道。我的鐵笛。是個無價之寶。憑你放他在那裏。上面有一道黑烟。但有黑烟。就曉得是他。地里鬼說道。可有個甚麼名字麼。

仙師道名字便沒有只是對着黑炮之下叫聲帝都地他就一溜烟直冲而起不論在九地之下不論在九天之上都是到手的地里鬼得了口訣拜辭而去走到南船上此時已有未末申初滿船上走一遍却是隱身毫在手裏沒人看見他儘他自由自在逐節挨尋只見軍政司船上有一道黑烟直在船稍上出地里鬼要叫他聲兒這聲氣却是隱不得的怕人听見一直守到黃昏前後船上還不曾起更也好個地里鬼悄悄的走到黑炮之下叫上一聲帝都地果真的一聲响一管鉄笛冲將出來地里鬼拿着鉄笛只當拿着一個一品官拿着一千兩銀子好不快活也一蓬風竟直走轉朝棄把個鉄笛交付國王國王即時封官一品即時遞上一千兩銀子地里鬼一朝富貴而起引蟾仙師得了鉄笛仍舊是騎了牛一鞭而出高叫道南朝好蠻賊哩怎麽把我的寶貝兒偷將

去了。快快的雙手逓將出来，少待遲延，我教你與我一刀之苦。王
裏拿出口刀，幌上幾下。一隻牛。走上走下，藍旗官報上元帥。老爺
道昨日不来，今日又来，其中有個緣故。王爺道怎見得？老爺道昨
日不来，因為失了寶貝。今日又来，一定是有了寶貝。王爺道但看
軍政司就見明白。查到軍政司，果真的不見了鉄笛。王爺道元帥
高見。即時傳令各營，俱各按兵不動。仙師去了一會，叫了一聲沒
人理他，無興而去。王爺又叫過王明来，分付道：你昨日撈来的鉄
笛，不知怎麼今日又被他撈將去了。王明道只是小的有這個隱
身草，行走無踪，會撈別人的，那裏又有這等一個人會撈我們的？
老爺道正是有這等不明白的事。王明道沒有甚麼講的，小的再
去撈他的来，就是老爺道今番不比前番，他那裏一定有個甚麼
異樣好人了。王明道小的還有別法，不當只是一根隱身草道猶

未了。竟自出去。走到銀眼国城門之下。原来仙師的貪心不足。又吽地里鬼過来打探別的宝貝。也走到城門之下。一個一根隱身草。一個一根隱身毫。你不見我。我不見你。偏是寃家路兒窄。可上的兩下裏撞一個頭拳。一個人一轂轆。跌番在地上。王明吃了一驚。說道。只有人不看見我。我怎麼這會兒也不看見人。地里鬼也喫一驚。說道。只人不看見我。怎麼這裏有個看不見的人。王明拾起草。拿在手裏。地里鬼終是生踈。扒起来。毫還丟在地上。沒有了毫。却就露了本相。王明看見是個畨子。心上就明。走向前去。一把摑過来。揣上幾個大拳頭。罵說道。畨狗奴。我昨日船上不見了鉄笛。原来就是你的鬼。地里鬼無言可答。看見王明來得兇。生怕去了這根毫。狠是一掙。掙脫了手。望地上一刺。王明罵說道。你只好做個地里鬼罷。這一句是王明信口罵他。地里鬼錯認了。只說是

叫他名字。拾起了毫反來陪個小心說道。王明哥。小弟又你大爺。怎麼老哥也曉得小弟的賤號。王明曉得是猫子錯認了。卻不是就鬼推他一歯。却好下手。他連忙答應道。我自從到你國中。就曉得有個地里鬼。只是不曾相會。地里鬼越發歡喜。說道。前日國王為因鉄笛之事。把老哥的事。細細的告訴小弟。只是小弟失礼。王明就透他透兒。說道。你手裏是個甚麼。地里鬼說道。是根隱身毫地里鬼也問道。你手裏是個甚麼。王明道是根隱身草。地里鬼道。奇哉。都是我看得見人。人看不見我。王明道。你這寶貝是幾時得的。地里鬼道。我得了七八年。前日纔得了這些利落。王明又問他一個詳細。地里鬼又告訴一個詳細。王明得了他的詳細。卻來說他說道。你國中怎麼這等好。只得一管鉄笛。怎麼就官封一品。銀子一千。若把我們南船上。只好一兩銀子賞賜。就是大事。地里鬼

也是個鬼就要遊說王明說道王明哥你一根隱身草我一根隱身草天生一對弟兄小弟有一事相告老哥不如和小弟同到小弟國中去罷王明正要思他這一句話只故意的說道好到好只怕你的國王不肯重用我哩地里鬼道我國王求賢如渴豈有不重用之理王明卻來下手他說道既如此我和你同到船上我有幾樣好寶貝待我取將來獻上你的國王卻不是個進見之禮地里鬼雖乖卻識不得王明是個計說道這個意思甚好我和你同去王明哄着他站在船頭下又吖囑道我是個官身只怕上船去有甚麼差遣我又只得去答應一番來得遲些你必須在這裏守我地里鬼只圖王明過去一任之見不曾經思說道好兄弟生死之交莫說只在這裏等候你就走到晚上些來我也等你王明又穩他穩兒說道你不怕人看見麼若是你的毫不濟我把我的

草與你地里鬼又好勝。說道我的毫怎麼不濟怎麼要你的草。總只管去就是王明更闖開步。轉到船上。把個地里鬼隱身毫偷鐵笛一的事細細的禀知元帥。元帥道既是此人有根隱身毫。只怕明日不柰他何不如今日先着着那個拿住他罷。王明道不消又添出這一番事。待我取過鐵笛回來。一齊拿他同見元帥。就是元帥道只怕他私自去了。却不枉費了這一番心。又多添一個害。王明道其人雖是個番子。着實信實。拿來之時還望二位元帥厚待他些。不然是小的賣了他。小的之罪不自重。元帥道就是道猶未了。王明一手隱身草。一手戒手刀。走到銀眼國國王堂上。只見仙師正在對國王講話。講今日南兵怎麼不出。講明日怎麼殺退南兵。講得正有興頭。王明仔細一瞧。只見一管鐵笛帶着腰裏。一頭繫在帶兒上。坐在椅子上。衣服却不拱起來。一頭就露出些了。王明就

在那露出了些的去處。撈將他的来。轉到船頭下。放下了草。叫聲地里哥。地里鬼也放下了麈兒。見了王明說道。哥。你来得好快也。王明更不打話。一手攙着地里鬼。望船上直跑。地里鬼力氣不加。只得跟着王明跑。口裏叫說道。你怎麼扯我到你船上来。王明道。你怎麼要我到你國中去。地里鬼道。到你船上。你們元帥肯容我麼。王明道。到你國中。你們番王肯容我麼。地里鬼道。我曾和你講来。我国王求賢若渴。豈有不容之理。王明道。你還没有看見我們元帥。天高地厚。于人何所不容。地里鬼道。你還讓我去罷。王明拿出鉄笛来。說道。鉄笛已經在這裏。你還到那裏去。地里鬼道。怎麼你又撈着他来。王明道。你耶且怎麼撈得去。話猶未了。已自進了中軍帳上。拜見元帥。交上鉄笛。元帥分付軍政司收下。地里鬼叩頭。元帥道。這是那個。王明道。就是銀眼国地里鬼。元帥道你你昨日

到我船上偷出鉄笛。不該客你。只是你今日結拜了王明，逐邪歸正。就是你開了自新之門。你可在我面前拜了王明為哥。王明叫你為弟。我元帥我和你兩個作個証憑。兩個結拜已畢。元帥又分付道：你盡心報國。不可二三。擒你這樣鬼頭，如發蒙振槁耳。地里鬼諾諾連聲，說道：既承重用，敢不盡心。元帥又叫軍政司款待酒食。王明陪飲。兄弟交懽。地里鬼歡喜不盡，說道：不意今日撥開雲霧而見青天。這一段都是二位元帥曲盡人情，招徠遠人的化括。

却說三寶老爺道：且喜鉄笛兒又來了。地里鬼也又來了。止剩得一個仙師。不如多着軍馬，圍住他，何如？王爺道：仙師是個古怪的，那条牛，也有些古怪。此人非國師必不可服。老爺道：既如此，作速請國師，不可捱延歲月。即時請到天師、國師。二位元帥把前緣後故細說一遍。却說這如今只是一個仙師。一条青牛，都是利害的。

故此特来相浼國師，做個處置，免得虛延歲月，所費不貲。國師道貧僧看見這個國中，一道白氣冲天，一定有個甚麼妖僧妖道。果中貧僧之言。天師道開船之時，貧道劍頭上出火，貧道也就說来前行還主一凶，果真的費了這些事。國師道你師是個道家，請天師去罷。天師道貧道已经和他比過手来，他那一管沒孔的鉄笛变化無窮，他那一隻青牛，飛騰頃刻，貧道一時也不奈他何。國師道原来那管鉄笛，是個沒孔的。元帥道是個沒孔的。國師道是王明捞將来了。元帥道是王明捞將来了。國師道借来我一看。元帥即時分付軍政司，取過鉄笛来，奉上國師老爺觀看。國師接過来左看右看，看之不盡，點兩點頭，說道這管笛兒我認得了。畢竟不知認得這管笛是個甚麼，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引蟾仙師露本相　阿丹小國抗天兵

詩曰

作曲是佳人　製名由巧匠　鵾弦時莫鼓　鳳管還相向
隨歌唱更發　逐舞聲彌亮　宛轉度雲龍　逶迤出蕙帳
長隨畫堂裏　承恩無所讓

却說國師老爺接着偷兒在手裏，點兩點頭，說道：「我認得了。」元帥道：「認得是那裏來的？」國師道：「且從容告訴你。待等仙師出來，貧僧親眼見他見兒二一總總實消繳未了。」藍旗官報道：「引蟾仙師騎了一隻青牛，跨了兩口雙刀，聲聲叫道：是那個又偷了他的鉄笛，是那個又串拐了他的地里鬼在那裏，恨上恨下，咬牙切齒，好不利害也。」國師道：「待貧僧出去看他。」看見國師站在船頭上，看了一會


枉用仙機片ヒ落花隨水去
引蟾仙師露本相

空遺軀殼聲上　啼鳥逐人來



說道這畜生在這裏這等維持。全然迷失了真性。衆人只說國師老爺。罵那仙師坐下的青牛。那曉得說得就是那個仙師。國師老爺說道。你們都跕着。我去就来。國師輕移蓮步。只見白雲㒓ヒ的圍住了國師。一會兒就不看見在那裏去了。去到了歛樓之下。把個圓帽旋一旋。除將下来。頭頂上就透出一道金光。金光裏面。就現出了佛爺ヒ的丈六紫金身。左有阿難。右有伽䆁。前有青獅白象。後有韋䭾尊天。佛爺喝聲道。畜生。你在這裏做甚麽。那蟾仙師听見說畜生兩個字。心下就虛擡起頭来。猛空的是個佛爺ヒ在上。心裏喫好一大驚。想說道。怪得這些寶船来下西洋。撫夷取宝原来是我佛爺ヒ在上面。未及開口荅應。佛爺ヒ又叫聲利名星何在。只見一聲响吊下一個牧童来。一手一条鞭。嘴聲那裏走。恰好的青牛背上䭾的。也是一条牛。只是顏色是個純白的。一個牧

童騎着一隻白牛。騰空而起。止剩得一条青牛在這裏沒發落處。國師收了金光。雲收霧捲。又在船頭上。二位元帥說道。敢問國師老爺。這是一段甚麼緣故。國師道。這個話儘長哩。天師道難得國師這等玅用。也要請教一番。國師道當原先佛母懷了佛爺爺在身上。未及生育之時。歸寧毋家。過婆羅山上。行了幾里。只見一個牧童騎着一隻白牛。吹着一管鉄笛。佛母听見他。吹得腔調不凡。心上有些駭異。漸漸的牧童兒騎着白牛。抹身而過。佛母接過他的鉄笛来看一看。原来又是個沒孔的笛兒。佛母說道娃娃。你這個笛兒。又是鉄的。又是沒孔的。怎麼吹得這等響哩。牧童道我母母你有所不知。短笛橫牛背。各人傳授不同。佛母道假如我們也吹得响麼。牧童笑一笑兒說道。我母母你吹得响時。你就是個治世老母。我就把這管鉄笛。和這隻白牛。都送了你罷。佛母拿起来

吹上一聲。聲音响亮。吹上幾聲。幾聲按律。牧童跳下牛来。磕兩個頭。連鉄笛。連白牛都送與佛母。牧童騰空而去。佛母得了白牛不至緊。生下佛爺々来。没有乳。就把這個白牛乳。養大了佛爺々。故此傳到至今。世上喫齋的。喫乳餅。就是這個緣故。元師道。似此之時。這条白牛的功德不小。國師道。白牛豈是等閑。按天上的乾鞜星。那牧童兒又是個等閑的。按天上的利名星。只有利名星。牽得乾鞜星動。後来白牛。歸了佛道。這如今離在佛爺々蓮臺之下。牧童脫了凡骨。快活天堂之上。只有牧童兒牽得這個白牛動。元師道。適来牧童兒騎着白牛上天去。可就是這兩個麼。國師道。引蟾仙師。就是蓮臺之下的白牛。思凡住世。托為仙師。那管鉄笛就是佛母吹得响的鉄笛。故此貧僧一見鉄笛。就曉得他的来歷。一見仙師。就認得他是個白牛。元師道。牧童兒是那裏来的。國師道是

貧僧叫他下來收服這個白牛上去。元帥道：鐵笛何不還他去罷。國師道：收在兒手裏拿的鞭，就是那管鐵笛。元帥道：他怎麼得去？國師道：是貧僧與他去的。天師道：佛爺慈用，功德無量。老爺道：早知燈是火，飯熟幾多時。不去拜謁明國師，空費了這許多手脚。王爺道：我學生初到山下，意思要捉住百里鴈，我寫在石板上，說道：鴈飛不到處，人被利名牽。怎麼今日牧童果是個利名牽，仙師又是牧回收去向霧中，耳[illegible]此言，當有地里鬼听見王爺講話，跪上前來說[illegible]前日[illegible]看見王爺題這兩句詩，心中悶上不快，原來也是這等一個[illegible]。天師道：即此一事，可見得天下的事，都非偶然。老爺說還有一條青牛，不知是個甚麼出處。國師道：叫來我問他。即時叫過青牛來。國師道：你是個牛麼？青牛道：小的是戴崧畫的青牛，修行這幾百年，纔略有些意思，就被那位仙師老爺騎將來，左

要變化若要飛騰，喫他許多虧苦。那裏曉得他是条白牛。國師道
你可脫化麼。青牛道還是個牛，不曾脫化。國師道你牛有十二牛。顯
迴到了雙眼，自然脫化。青牛道乎。戴雖逢望乞佛爺爺指點。國師
道初然是個未牧，未經童兒牧養之時，渾身上是玄色。生獰頭
角恣咆哮　奔走溪山路轉遙　一片黑雲橫谷口　誰知步步
犯佳苗　第二就是初調，初調之時，鼻上總有些白色　我有
芒繩驀鼻穿　一回奔競痛加鞭　從來劣性難調治　猶得山
童盡力牽　第三是受制，為童兒所制，頭是白的　漸調漸伏息
奔馳　渡水穿雲步步隨　手把芒繩無少緩　牧童終日自忘
疲　第四是迴首，曉得轉頭之時，連頸膊子都是白色　日久功
深始轉頭　顛狂心力漸調柔　山童未肯全相許　猶把芒繩
且繫留　第五是馴伏，性漸順習之時，和童兒相親相偎，半身俱

变白色。綠楊陰下古溪邉　放去收来得自然　日暮碧雲芳
草地　牧童歸去不須牽　第六是無碍。到了無拘無束的田地
渾身都白得来。只是後豚上。一条黑色。　露地安眠意自如　不
勞鞭策永無拘　山童穏坐靑松下　一曲昇平樂有餘　第七
到任運。任意運動。無不適宜。渾身都変得是白只有一個尾子還
是本色　柳岸春波夕照中　淡烟芳草綠茸茸　飢飡渴飲隨
時過　石上山童睡正濃　第八到相忘。牛與童兒。両下相忘。是
不識不知的境界。渾身都是白色。脱化了舊時皮袋子。　白牛常
在白雲中　人自無心牛亦同　月透白雲雲影白　白雲明月
任西東　第九是獨照。不知牛之所在。止剩得一個童兒。　牛兒
無處牧童閑　一片孤雲碧嶂間　拍手高歌明月下　歸来猶
有一重関　第十是雙泯。牛不見人。人不見牛。彼此渾化了無查

滓。人牛不見了無踪　明月光寒萬里空　若問其中端的意
野花芳草自叢叢　說了十牛。國師又問道。你可曉得麼。青牛
直曉得了。曉得兩個字。還不曾說得了。只見青牛身子猛空間是
白國師道。你只聽看。則了相忘的田地。道猶未了。一聲响。一
隻白牛。就變做一個白衣童子。朝着老爺禮拜皈依。冒的這等走
一步就是了。一陣清風。就不見了那個童兒。只見天上一輪月。月
白風清。悠悠蕩蕩。天師道。佛力無邊。廣度衆生。這個青牛。何幸得
遇老爺。超凡入聖。國師道。阿弥陀佛。因風吹火。用力不多。那牧童
即是人。牛即是心。雙泯即人心俱泯。渾化而證于本然之道。阿弥陀
佛。心就不有。有則當修。道就不異。異則當證。牛且可馴。心豈不可
修。心既可修。道豈不可證。不脩心。不證道。即牛之不若。阿弥陀佛。
道猶未了。藍旗官報道。諸將統領軍馬。攻破了四門。拿住國王。及

大小番官番吏都在帳前請元帥鈞旨定奪元帥道無道之君上逆天命下虐生民叫刀斧手過來一槩都砍了他的頭把這滿城番子都血洗了他三寶老爺怒發雷霆雙眉直竪王爺也不好勸得天師也不好勸得只有國師慈悲為本說道元帥在上看貧僧薄面饒了他們罷國師比別人不同凡事多得他的佛力元帥不好違拗只得分付且住國師又叫過那一干人來分付道怪不得你們負固不服本等你們是個白眼有眼無珠不識好歹也罷自今以後也不許在這裏立國也不許你們在這裏為王也不許你們衆人在這裏做甚麽番官番吏番王道我們若不自為一國我們這個銀眼却入不得那些番子的邦國師道不立國自然都是烏眼珠兒自然入得邦佛爺的言語就是金口玉言後來銀眼國果真的白眼睛却都变做了烏珠兒故此銀眼國不現経傳元帥

發落那番王番官番吏回去。元帥又查他國中原有兩個左右頭目，是個知天命的，叫他來受賞，却都遠去了，無蹤跡可查。一面收營拔寨，一面傳令開船。叙功頒賞，各各有差。船行無事，行了二十數多日，藍旗官報道：「前面又是一個國。」元帥道：「先收船。」收船之後，却差遊擊將軍傳上虎頭牌去。元帥有令，各自收船，剛收得船住，只見一個番官頭上纏着一幅布，身上穿着一件細布長衫，脚下着的是無縫靴，走上船來，自稱為總兵官，要見元帥。藍旗官稟明，放他進來，叅見元帥，行跪拜之禮。元帥道：「你這國叫做甚麽國？」番官道：「小國叫做阿丹國。」元帥道：「你國王叫做甚麽名字？」番官道：「叫做昌吉剌。」元帥道：「大小官員有多少？」番官道：「文武兩班共有五百多員。」元帥道：「軍馬有多少？」番官道：「馬步兵有八千之多。」元帥道：「可有城池麽？」番官道：「枕山襟海，城小而堅。」元帥道：「你國王還是好文

還是好武？」番官道：「樹德懷仁，務農講武。」元帥道：「你此來奉國王之命麼？」番官道：「人臣無境外之交，豈有不奉王命者？」元帥道：「國王此來是個甚麼意思？」番官道：「也不過是個送往迎來之常道，並無他意。」元帥道：「你叫甚麼名字？」番官道：「我叫做耒摩阿。」元帥道：「你回去拜上你的國王，我們是大明國朱皇帝駕下欽差來這裏撫夷取寶。如有，我中朝元寶，取將回去；如無，只用一紙降表，此外別無事端。我有一面虎頭牌，是個頭行，來歷你帶去，你國王看着就見明白，備蒙禮讓相先，明日再會；即拒以兵戈，亦不出三月之外。」耒摩阿唯唯而去。老爺道：「番官此來何意？」王爺道：「來意不善。」老爺道：「怎見得？」王爺道：「既有好意，國王親自會來，國王不來，便以禮來，豈有差一個官？況兼應對之間，儘覺得便利，其來意可知矣。」老爺道：「只有八千兵，怕他做甚麼？」王爺道：「再差夜不收去体探一番，何如？」

老爺道。蕞尔之國。針穿紙過的。要這等細作做甚麼。王爺道先差幾員游擊假扮番子。暮進城去。裏應外合何如。老爺道割雞焉用牛刀。那要這等的秘謀奇計。王爺道老公公意下何如。老爺道今日安排筵宴。合家歡樂一番。到明日再處。王爺道這也通得。到了日西。旗牌官報道。除丹國四門謹閉。滿城上一片旌旗。不知是何主意。老爺道。各人固守城門。你怎麼禁得他麼。只是明日之時。不能投降。再作道理。藍旗官散班已畢。二位元帥即時赴宴。請到天師、國師。各隨帶本各有鋪設。四個公公。各宴各船。各將官。各宴各營。酒行數巡。老爺道。軍中無以為樂。叫帳下勇士們來舞劍為壽。即時勇士們齊到。分班逐隊。舞一會劍。奉一回酒。舞劍已畢。老爺分付軍中有善歌者。各營公舉。舉歌為壽。即時善歌的喚到。也是這等分班逐隊。奉一回歌。奉一回酒。老爺道。軍中有能楚歌麼。下

爺道怎叫做楚歌老爺道昔日漢王圍着項羽在垓下項羽夜聞楚歌拔劍起舞這不是個楚歌道猶未了班中走出一個軍士来磕了頭禀說道小的是和陽衛的軍家住在烏江渡口橋裡左側自小兒傳得有個楚歌不知可中老爺所麽老爺道只要喉嚨兒好就是歌之文字與你無干那軍士遂高歌一絕歌曰

泰山兮土一丘　滄海兮一葉舟　鱸魚正美好歸迸　空戴
儒冠學楚囚

歌罷老爺道這正是楚歌思歸之意　然在耳列位請酒酒尚未乾三寶老爺一時肚腹疼痛如霍亂吐瀉之狀告辭衆位說道王老先生作主相陪二位老師寬坐一會咱學生陡然間有些賤恙禀過列位就停少許即時奉陪國師道貧僧告退罷天師道貧道告退罷老爺道二位老師若不見愛咱學生就不敢進去天師道



不自揣摩用肆鯨鯢橫海曲

阿丹小国抗天兵

妄加尊大敢提豺豕抗天兵



此時已二鼓矣夜尽更深不劳賜坐罷老爺道咱學生今夜有個
通宵之興王老先生在這裏作主舞的自舞舞的奉酒歌的自歌
歌的奉酒舞罷繼之以歌歌罷繼之以舞循還相生週而復始我
明日重〻有賞我暫時告退少得安息即就出来若出来之時有
一名不在者軍法從事兩邊歌舞的毛髮竦然又說道〻位老師
若不久坐是重咱學生之罪王老先生若不久坐就是掃咱學生
之興好三寳老爺把個言話都收煞得定〻兒的却纔起身起身
後酒来一廵老爺差人出来禀說道公〻多拜上列位老爺寬坐
一會寬飲一杯疼痛少止些即来奉陪頃刻之間酒来一廵老爺
又傳令出来說道歌的要歌舞的要舞敢有違悞即時梟首頃刻
之間酒来一廵老爺差人出来禀王爺道公〻多拜上王爺相陪
二位老爺寬坐一會寬飲一〻盃疼痛少可些即来奉陪頃刻之間

酒不一巡老爺又差人出來稟說道公公在裏面肚腹疼痛霍亂吐瀉听見列位老爺肯又坐听見列位老爺肯飲酒即時間就病減一半。若說道不肯又坐不肯飲酒即時間就添出十分病來。王爺回復道你去拜上公公有我在這裏作主相陪。二位老爺。公公放心調理。我們直飲到天亮。就是王爺又差人進去問候三寶老爺叫來說道老爺貴恙覺得好些即刻就要出來老爺雖不在外面。一會兒差人留坐勸酒。一會兒傳令責備歌者舞者。國師天師也不好告辭。王爺也只得勉強作主。歌者舞者舞得只是拚戰生怕也些不到處自取罪戾。那敢有個懈怠之時。只是這等留坐勸酒。只是這等再歌再舞。不覺就是五更。又不覺就是天亮。天師道元帥老爺說是有個通宵之興。果真是天亮了。王爺道老爺昨夜不該要個甚麼楚歌。一個楚歌不至緊。肚子裏楚歌了一夜。直猶未

了。藍旗官禀說道元帥有命請列位老爺進城赴宴陪夜來踈慢之罪王爺還不敢信問道元帥這如今還在那裏。藍旗官道元帥老爺昨夜三更時分巳自進了阿丹城這如今大排筵宴在阿丹國〻王朝堂之上相請三位老爺王爺道元帥神机妙筭人所不及即時都進到阿丹國〻王堂上相見老爺道夜來失陪。甫此謝罪天師國師都說道元帥有鬼神不測之机。唾手功成可賀。可賀。王爺道我學生還不得知。只說老元帥不該唱甚麽楚歌致使肚子裏楚歌一夜老爺道昔原是個意思。阿丹國有精兵八千。皆要唱個楚歌取個楚歌吹散八千兵之兆王爺道今果然也可謂奇哉老爺道仗賴条庇僅免罪戾耳。馬公〻這一千人一下卸道個詳細趕着来問老爺道是個掩襲之計。馬公〻道願聞其詳老爺道因國王先差下一個番官通問于我我就借着這个回頭也差下

一個將官。通問於彼。彼這是個往還之理。他又何疑我。却就中使上一個計較。差叅將周元泰假扮做辦事官。外面頂冠束帶。裏面披細甲。藏利刀。進朝裡通問番王。又差都司吳成扮做個跟隨小軍。站在朝門上伺候。四門裏藏下四個遊擊。教場裏藏下兩個水軍都督。兩個遊擊將軍。約砲響為號。周叅將相見番王。敘話已畢。臨行之時。一手抓過番王來。兩邊文武番官。上前相救。周叅將一手取出刀來。喝聲道。是番王之命。懸於我手。你們順我則吉。逆我則凶。這一聲喝。就是個號頭。朝門上吳都司就是一聲砲響。四門上四個遊擊。早已殺了四處把門官。大開城門。我們軍馬。一湧而進。教場裡兩個都督。兩個遊擊。一齊砍門而入。把四個番總兵官。一個只一条索。及至咱學生進城之時。已經百事停妥。只待咱學生發落。咱學生未敢擅便。請王老先生同來。馬公又道。夜半秦州城

不能知此之周悉。王爺道連我學生也瞞了。我說裏應外合。老元帥還哄我割雞焉用牛刀。老爺道恕罪了。兵机貴密。不得不然。王爺道怎麼敢說個罪字。纔見得老元帥之高。老爺分付請番王來相見。相見之時。王爺待以賓禮。番王甚喜。二位老爺又分付他幾句。說道國王你僻處西洋。不知夷夏之分。自古到今。有中國纔有夷狄。夷狄事中國。如子事父。大分然也。我們領了欽差。來此撫夷取宝。別無事端。你昨日差下一個甚麼總兵官。你既不能以禮自處。那總兵官語言恣肆。又不能以礼處人。故此我們元帥。發遣你這一番。還是我們元帥体悉你們。饒免參奏之苦。你可知道麼。番王道卑末知道。已經稟知元帥。求望乞寬容兩三日。修下書表。備辦礼物。再有二三顆以頸血洗元帥之刀。撫死無怨。二位元帥俱各依允。厚待番王。放了四員番將。大宴一場。各自收兵歸營。坐猶未穩。只

見軍政司跪下禀說道離京日久賞賜浩繁目今庫藏裏面缺少了錢粮老爺道可支消得清白麽軍政司道監守自盜律有明條豈可支消敢不清白之理老爺道還餘下多少軍政司道昨日稽查止剩下得一千二百多兩老爺道有上千還可作用王爺道我們多少船隻多少軍馬自古道軍馬未動粮草先行這一千兩銀子敷那個食用厚賞之下必有勇夫沒有賞賜叫那個肯用力這一千兩銀子敷那裏賞賜老爺道粮草還有哩王爺道前程還遠萬一缺少從何所來老爺初然還不覺得听見王爺說了這些利害心上就喫了一些慌說道王老先生言之有理只一件在此穷途中無所措办萬一有缺怎麽前行怎麽捱延歲月不如轉南京罷王爺道我們離南京已經五載即今轉去也得週年這一千兩銀子可足週年之用麽侯公公道怪不得錢粮缺少遭凡有些禮物

只做清官毫厘不受這如今卻也腿肚子裏轉筋了老爺道既往不咎只是爲今之計要個長處王爺道老公公不必焦心学生有個那移之法老爺道怎麽那移得王爺道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普天下的銀子也只在官民兩處何况我船上的銀子這庫藏裏面的錢粮不過是賞賜所用卻不還在船上麽老爺道好去取回他的來王爺道怎麽取回他的只是老公公這裏傳下一面轉牌曉諭各船大小將校知悉憑他有多少的減出多少來候歸朝之日奏聞朝廷兒一還二有十兩還二十兩有一百兩還二百兩有一千兩還二千兩這卻不是個那移之法老爺道妙哉妙哉即時寫下轉牌傳示各船大小將士知悉傳到後營船上唐狀元接着牌對着黃鳳仙說道我們收拾起來不知有多少銀子黃鳳仙道二二五百兩像是有了唐狀元道到不如王明那[illegible]術

前番兩三日之間得了三千多兩。黃鳳仙道沒事請起銀子來。這
爲國忘家之道。唐狀元道不是我講銀子。只因元帥一由轉牌傳
示各船大小將校借辦錢糧。這如今凡有多少銀子。儘多少獻出
去等到回朝之日。奏聞朝廷。一兩還二兩。黃鳳仙道有這話來。唐
狀元道現有轉牌在這裏。黃鳳仙接過牌來。果真是牌上說道
征西大元帥鄭　爲公務事。照得寶船離京日久。賞賜浩繁。以致
錢鈔匱乏。爲此傳諭各船大小將校。凡一切前此賞賜銀兩。除
花費外。現存若干。據實轉呈帥府登簿充辦軍用。凱旋之日。奏
聞
朝廷。照一還二。不願領銀兩者。許計銀兩多寡。給官大小。轉發之衙。
公私兩利。各官務宜悉体。從實具呈。毋得隱瞞遺漏。亦不許因
而別生事端。取罪不便。須至牌者。

看牌已畢，黃鳳仙道：「只要銀兩，有何難哉！待我親自去見元帥，願送銀兩公用，不願取還。」唐狀元不知他的意思，說道：「夫人羞殺我和你，狠有不過三五百兩，毬上毫何補于用？」黃鳳仙也不說破，只說道：「一個三五百，十個三五千，百個三五萬，積少成多，豈不為美？」唐狀元只說是真的，問了黃鳳仙，到下中軍帳外。只見帳外竪着一面牌，牌上寫着：「借辦銀兩者，抱此牌進。」黃鳳仙即時抱牌而進。元帥道：「黃將軍借辦銀兩麼？」黃鳳仙道：「是小將因見元帥轉牌，知得軍中缺乏銀兩，故此特到帳前來輸納。」元帥听知道輸納銀兩，不勝之喜，即時叫軍政司取過文簿來，把黃鳳仙的銀兩數目登簿。老爺道：「借辦官銀，是黃將軍破簿，也算一個頭功。」取過簿來，王爺道：「你是多少銀兩？拿出來對過，好登錄文簿。」畢竟不知黃鳳仙果是多少銀兩，且听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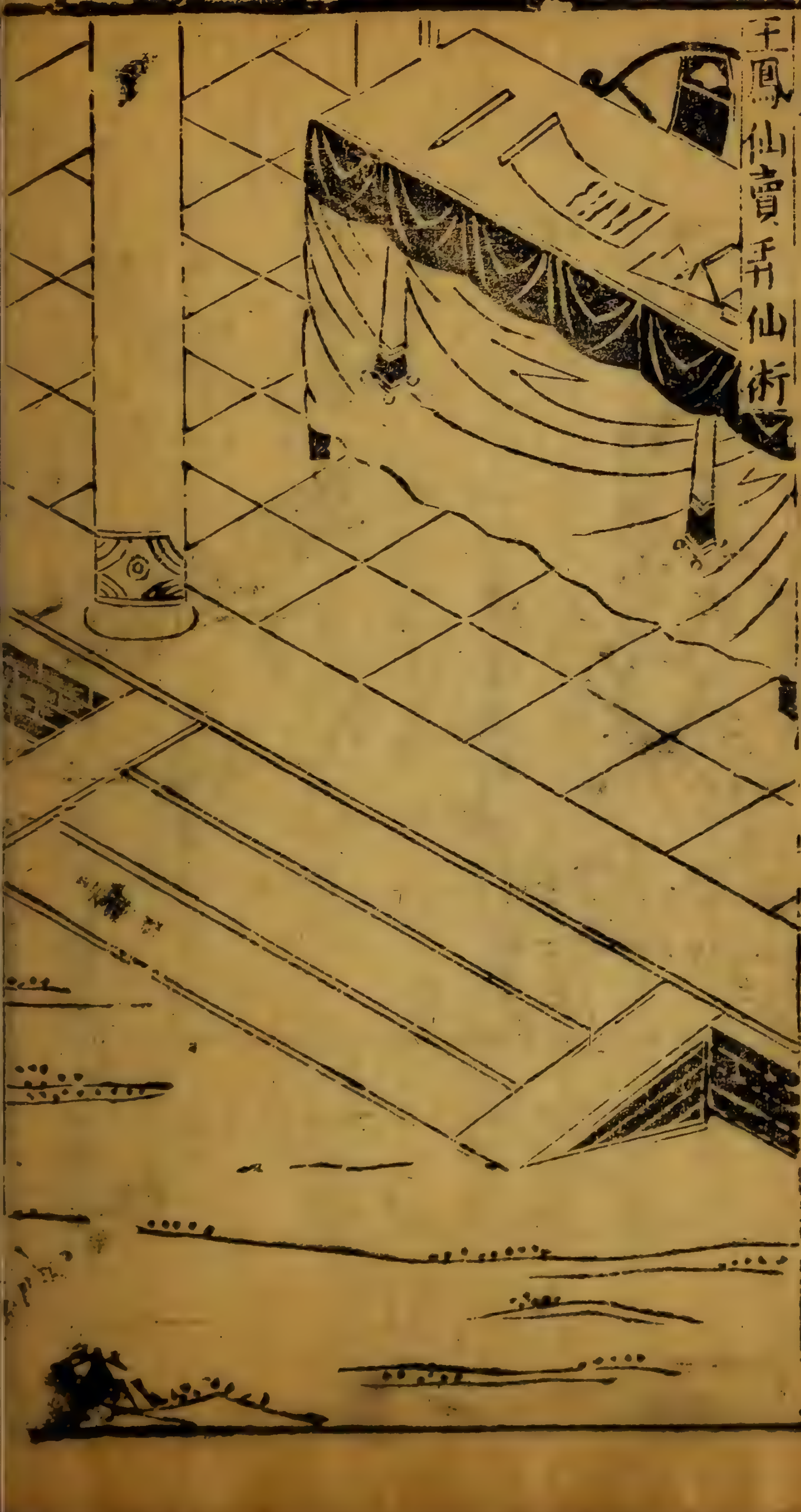
第五十五回

黄鳳仙賣美價術　阿丹国貢獻方物

詩曰

思婦屏輝掩　遊人燭影長　玉壺初下箭　桐井共安床
色帶長河色　光浮滿月光　靈山有珍甕　仙闕薦君王

却說王爺道你有多少銀子拿來對明好登錄文簿黄鳳仙道還不曾帶得銀子来王爺大怒叫左右的推出黄鳳仙去梟首示衆黄鳳仙道好意借辦銀兩怎麽就梟首示衆王爺道你既沒有銀子怎麽叫做借辦銀兩引例當欺侮朝廷論于律處斬黄鳳仙道先登了文簿落後對上銀子憑要多少就是王爺道你說憑要多少故把這等大話来除我們我這裏要銀一百萬黄鳳仙信口所



術妙玄遍天地于馬而聽令


功成鉅靂華夷由此以知威

說就一百萬把唐狀元跕在一邊諕得只是小鹿兒心頭撞想是這婦人花心風發了莫說一百萬一千在那裏一百兩還差不多兒王爺道軍中無戲言說了一百萬就是九十九萬還成不得黄鳳仙道元帥在上小將怎麽敢說個誑言自取罪戾倘若元帥不信心之時小將情愿立下一紙軍令狀交在元帥臺下如少一兩甘當斬首示衆三寶老爺道既有軍令狀便自罷了王爺道你拿軍令狀来黄鳳仙一手筆一手紙兩手就是一張軍令狀書了名押個字後面又寫着同夫武狀元唐英唐狀元道你再看我上敢来畫字黄鳳仙道只要你畫個字你就不肯麽唐狀元道畫字何難你這一百萬兩銀子從何而得黄鳳仙道沒有銀子不過只是一個死罷了唐狀元道你便自決其死終不然教我和你同死麽黄鳳仙道你是個狀元豈不聞生則同衾死則共穴唐狀元道你既

讀書豈不聞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来時各自飛黃鳳仙姑[illegible]
好笑說道咳李子不礼于嫂買臣見棄于妻人只說是婦人[illegible]
識淺原来世情看冷暖八面逐高低都是頂冠束帶的做出来王
爺道罷了不消他畫字。只你這銀子還是幾時有得来黃鳳仙道
元帥在上救兵如救火就在眼面前怎麽說個幾時的話只不知
這是甚麽時候王爺叫問陰陽官陰陽官回復道只是巳時三刻
黃鳳仙道既是巳時三刻小將在午時六刻獻上這一百萬銀子
来唐狀元只是緘口無言連衆將官也都不曉得他是個甚麽出
處連王爺看見他語言慷慨全無惧怯之心。也老大的犯猜說道
你既是一時三刻有得銀子来你且自去着止留下軍令狀在這
裏黃鳳仙道小將就在元帥當面取將来怎麽又到那裏去哩王
爺道你自去取来罷怎麽要在我面前黃鳳仙道還要元帥分付

一個軍勞相助一力主爺道助你去擡来麼黃鳳仙道不是擡来要他取過黃土兩担綿紙一張旗鎗二把明燈一盞其餘的不消了元帥傳令一時取齊黃鳳仙就在元帥船頭上把那兩担黃土堆成一座土山一張綿紙畫成一座城門把個城門紙帖在山脚下用兩根旗鎗插在兩邊城門上做一個小窩兒分定了東西南北點上一盞燈王爺看他這等美懿却也一時不觧其意黃鳳仙道元帥經上銀子在小將身上這盞燈却在元帥身上王爺道怎麼在我身上黃鳳仙道燈有個方向第一不可移動燈要常明第二不可陰滅移動陰滅非徒無益而反有害王爺道何為無益何為有害黃鳳仙道移動了就無益陰滅了就有害先禀過元帥無此二者罪在小將有此二者罪在元帥王爺道你到好銀子還不知道在那裏先要罪在元帥黃鳳仙道非敢累及元帥只是兩件

事是要緊的元帥道依你所說就是你只曾去取銀子来好個黄鳳仙不慌不忙。走到土山之下。城門之前一手撾起衣服来一手推着門叫聲開只見那扇城門呀。一聲响亮〻的两扇同開黄鳳仙走將進去進去之後只見一陣風两扇城門可〻的雙〻掩上王爺道這個法兒到也妙。馬公〻道元帥你不得知這個法是個掩眼法兒他走到那裏去也正叫做船裏不走針甕裡不走鱉只好在這些船上罷你不信之時且待我吹滅了他的燈你看他在那裏出来王爺道這個使不得他先前講過来吹滅了就有害我做元帥的豈可害他馬。公〻道既不吹滅他的且待我移動他的看他何如王爺道他說移動了就無益馬公〻道若只是無益尚可再去果真把個燈移動了些原向的是東南上這如今移動了向着正東。王爺道移了燈不至緊取不得銀子来。反致怨于我到

沒意思道猶未了。陰陽都道午時六刻馬公〻道黃鳳仙此時好来也剛說得一個来字果然一陣風来那兩扇城門果然又是這等呀一聲响齐〻的兩扇同開〻了門黃鳳仙走出来手裏拿着一個帖兒口裏說道是那個移動了我的燈王爺道是移動了燈你怎麼說嘿黃鳳仙道因移動了燈故此不曾取得銀子来馬公公道沒有銀子。依着軍令狀而行黃鳳仙道我先前已經禀過了移動了燈便徒勞無益這個罪在元帥身上王爺道這是馬公公移動了你的燈取不得銀子。不該罪你你只說個緣故我們聽着怎麼移動了燈就取不得銀子黃鳳仙道小將進了那個門就要依着燈光所向而行想是燈對了正東上故此小將一走就走到了浦剌伽国排栅小城的庫藏裡面小將初然不知覺只見金銀財寶堆積甚多却要動手。原来都寫元帥封號小將心上纔明白

寧可素手空回不敢輕動小將又怕轉来之時元帥們不肯信心即時生出一個計較取過一塊石灰圖兒寫着黃鳳仙三個大字放在庫門裏面小將心裏又想這三個字雖是証憑却還在西船之日眼下元帥若不准信却不依軍令狀而行却又生出一個計較不如去見王都督討張印信稟帖這纔是個萬全元帥不信之時現有稟帖存証。二位元帥接過稟帖来畢是王都督的親筆果是王都督的印信王爺道奇哉奇哉須再煩你走一遭今後再不移動了你的燈黃鳳仙道爲国忘身萬死不避小將再去就是重新帖過一張畫成的城門重新換過一盞明燈自家放定了方向又吖囑王爺道這盞燈是小的的命小的也是爲朝廷出力伏乞元帥老爺嚴加照管王爺道你放心前去今番再不許諸人移動黃鳳仙又走到土山之下城門之前推一下門呀聲兒開只見兩扇

門呀一聲响斉〻的雙開黃鳳仙進去了。吽聲道閑兩扇門呀一聲响斉〻的閉着王爺道令番却有此〻好意思來也馬公〻道黃鳳仙強不知為知。適來的稟帖還不知是怎麼樣的鬼推哩道猶未了。一陣風來刮的兩扇門一齊開着黃鳳仙一轂轆鑽將出來一手一個娃〻。左邊娃〻穿一身黃右邊娃〻穿一身白王爺道令番走的却是路麽黃鳳仙道不曾移動小的走得就是路王爺道走的是路可曾取得銀子來麽黃鳳仙道取得來了王爺道你兩手兩個娃〻。銀子在那裏黃鳳仙道銀子在元帥倉裡這兩個娃〻原是要到我們中国去看世界的王爺道怪不得馬公〻說你是個鬼推這等看起來真是個鬼推我們坐在這裏那裏看見有一匣銀星兒罷黃鳳仙道口說無憑只去拉開鎖伏板就看見王爺去看果真的滿〻一倉這一倉銀子不至萬[illegible]

四個公公大小将官都喫好一嚇都說道黃鳳仙真是個神人也一倉何止只是一百萬錠王爺取起一錠来看一看且又都是細絲攢頂老爺道有此大功當受大賞一面敫四軍令狀一面登録文簿一面簪花一面遞酒王爺親遞三杯飲到第三杯之時黃鳳仙道銀子可彀用麽王爺道彀了黃鳳仙道若不彀之時把這兩個娃〻去賣也值好幾兩銀子王爺道這娃〻說要到我們中国去看世界怎麽好賣他况兼賣他能值我何黃鳳仙吽聲娃〻我元帥老爺許了帶你到我中国去你一個喫我一杯酒一個斟上一杯酒與他一個一口一穀轆吞將下去黃鳳仙喝聲道吐喫了我的酒坐着元帥官倉裏去兩個娃〻自由自在走到官倉裏去了馬公〻道這娃〻是那裏来的黃鳳仙道是鬼推来的馬公公道那個說你鬼推哩只這兩個娃〻你帶將他来豈可不知他的

来歷黃鳳仙道委是不知。敢強不知為知連上了這兩句話馬公公滿臉羞慚黃鳳仙拜辭而去。三寶老爺說道黃鳳仙雖有大功意得志滿還人的話我勸你且去問着那兩個娃々看他是個甚麽來歷若有拐帶逼勒情由也是他一樁過惡道猶未了拉開官倉板来那裏是兩個甚麽娃々原来穿黃的是個七尺多高的金娃々肇實是金的穿白的是個七尺多高的銀娃々肇實是銀的老爺々自喫一驚說道黃鳳仙真心為国有這許多銀子不可勝當怎麽還有這兩個金娃々銀娃々。恠知道他說是要到我們中国去看世界圓朝之日把去進貢朝廷也是他一功。老爺喜之不盡又傳下金花兩朶銀花兩朶金鴛鴦一對紅綠紵絲四表裡加賞黃鳳仙却說黃鳳仙受了王爺賞賜已自榮耀不可當又加三寶老爺加厚傳賞越發精彩倍加欣喜拜謝来使。唐狀元道金銀花

朵還猶自可。這等金鴛鴦看寶罷。齊黃鳳仙道那裏去覓個籠兒
來籠着這對鴛鴦。唐狀元道。籠他做甚麼。黃鳳仙道大限來時怕
他各自分飛。唐狀元又哭他還這句話。好沒意思。只得陪個笑臉
兒說道。夫人何事這等見懷。我不怪你也罷。你反見怪于我。黃鳳
仙道。你有何事怪我。唐狀元道。我和你共枕同衾。你有這等一個
好法兒。怎麼不傳教于我。黃鳳仙道。你要我傳教你麼。唐狀元道。
非為財寶。傳得也好博笑一番。黃鳳仙道。這個不難。我就教你去
走一遭來。唐狀元道。你却不可耍我。黃鳳仙道。這是個出生入死
之門。怎麼耍得。道猶未了。好個黃鳳仙。就在船倉板上畫一個城
門。船倉頭上放一盞燈。取過一條紙來。畫上一道符。遞在唐狀元
手裏。教他拿着符。自己叫門。又叮嚀他道。你進門之後。逢火亮處
照。只管走走。到金銀財寶去處。你却就住。紐轉身子就回來。唐狀

稽首周天遠棄甲兵而不試



凝眸漢日謾傾簞食以來降



元道曉得了。只你也要看燈盞。鳳仙道這是我的本行。反要你來
叮嚀。唐狀元一手拿着一道符。一手敲着門。叫聲道開。只見那扇
門也照舊是這等呀的一聲。響𠺕𠺕的開了。唐狀元挺身而進。進到
裏面。果是有一路火光。唐狀元遵着老婆的教。照着火光路上一
直跑了一會。儘空裏脚下都撞得是金子銀子。堆積如山。仔
細看來。只是一片黄只是一面。也不認得是個甚麼去處。這非
義之財。唐狀元不希。就輪起脚來。照着火光路上只走。走了一會
只見前面黑鬖鬖的。没有了路。唐狀元吃一慌。起眼瞧瞧。一座高
城。一個城門。城門上一個吞頭。張牙露齒。好不怕人。也唐狀元手
裏緊緊的捻着那道符。心裏想道。這個門莫非就是我方纔進來
的麼。我是背面。故此不曾看見這個吞頭。且待我叫他一聲。看是
何如。唐狀元剛叫得一聲開門。哩城頭上撲鬖的一声响。吊下一

個鬼來。青臉獠牙。藍頭血髮。喝聲道。你是甚麼人。敢在這裡叫門
唐狀元只得說個實話。說道。我是大明國征西大都督武狀元浪
子唐英。鬼說道。你既是大明國的狀元。饒你去罷。唐狀元又問聲
道。哥。你這是那裏。鬼說道。你好大膽子。我這裏是酆都上國。等閑
可是叫門的。唐狀元听見酆都兩個字。曉得是個鬼國。嚇得遍身
酥麻。沒奈何不得個出路。又只得問說道。哥我這如今往那個路
上去哩。鬼說道。前行沒有了路。你只好紐轉身子來。就是路了。唐
狀元心上纔明白。說道。我夫人叮囑道到了金銀財寶去處。就
要住。就要紐轉身子來。原來是我當來不是意。悞了轉頭。故此走
到這個田地。卽時紐轉身子來。口裏只說得一聲哥。多謝指教了。
照着火光。一陣順風。隨身而去。前面就是一座營門。一聲响。雙
門開了。唐狀元走出門來。恰好就是船倉裏面。恰好就是黃鳳仙

跕在面前。唐狀元唬得把做再生之人。慌慌張張。交還了那道符。黃鳳仙道。狀元你為何這等驚慌。唐狀元却把酆都鬼國的事。告訴一番。黃鳳仙道。這是你自家不是。不曾及早回頭。唐狀元道。好怕人也。險此兒送了我的殘生。黃鳳仙道。你何故這等大驚小怪。我們只當耍子。唐狀元道。你只當耍子。你那夫走轉来。黃鳳仙道。此有何難。即時抹吊了先前的画。再又畫上一座城門。再又點上一盞燈。黃鳳仙叫聲開門。門就開的。黃鳳仙走將進去。唐狀元也要隨後走將進去。原来黃鳳仙是個做法的。叫開門。就開門。要進去。就進去。唐狀元沒有了那道符。進不得這個門了。進不得門。不至緊。却在船艙板上撞了一頭眷。把個船艙頭上的燈。早已打陰了。陰了燈。沒有指路的亮。黃鳳仙走不得多少路。眼面前就是無萬的金銀。黃鳳仙看了一看。却拿不得他的来。說道。獃子也要我

跕在這裏。進退無門。怎麽是好。道猶未了。隔壁走過一干番子来。都吆喝道。一個賊在這裏。快拿哩。快拿哩。黃鳳仙来得快。看見有一個花磁罍瓶兒在地上。一跟頭就刺到瓶兒裏面去了。早已有個番子眼快。看見走在瓶裏。就吆喝道。在這裏。在這裏。又一個大番子坐在那一廂。分付道。拿過来我看着。黃鳳仙仔細打一听。原来就是這個阿丹國國王。和一班文武查盤庫藏。恰好的黃鳳仙撞在這個網裏。黃鳳仙也就拿出個主意来。說道。我滿挨着坐在這裏。憑他怎麽樣兒来。却說阿丹國國王帶了一班文武。查盤庫藏收拾金銀。奉獻元帥。進貢天朝。拿着一個賊。却又走在瓶兒裏面。國王道。此事怪哉。一個人怎麽進得瓶兒裏面去。叫左右的。拿起来。看裏面可有人麽。左右的看了一會。回復道。裏面沒有人。番王道。這個賊還是走了。我說道。瓶兒裏面怎麽進得去。怎麽安得住。

番王又問先前看見的是那個總兵官去摩阿答應道是小臣看見番王道怎麼又不在瓶裏去摩阿道小臣分明看見豈有個不在之理待小臣親自來看拿起瓶來眾直是不看見去摩阿還是個有見識的叫上一聲瓶裏的大哥只見瓶裏面就答應道喏那個叫我哩去摩阿道是我叫你瓶裏說道你是那個去摩阿道我是阿卌國的去摩阿瓶裏說道你叫我做甚麼去摩阿道我問你可在裏面麼瓶裏說道我在這裏去摩阿回復番王有人在瓶裏番王親自問上一聲瓶裏可有人麼瓶裏答應聲道有 番王帶進朝去憑你那個問聲可在裏面應聲在問聲可有裏面應聲有都說道這是個甚麼緣故莫非是個鬼怪妖魔瓶裏說道我不是鬼我不是怪我不是妖魔番王道你是個甚麼黃鳳仙就在瓶裏扯起謊來說道我七百年前是個金母大仙世界上的金子都是我肚

裏出来的我十二百年後是個鑿女大凡世界上的銀子都是我肚裏出来的番王道怎麽金子又变做銀子麽瓶裏說道行多了月經紅銅去了血却不是銀子番王道你今日到我爐裏做甚麽瓶裏說道我聞得你把金銀献上大明國元帥這是塲好事我特来看一看兒番王道你怎麽又走到瓶裏面去小瓶裏說道你献上元帥我替你做個令恐無憑番王道你叫做甚麽名字瓶裏說道我叫做不語先生番王道何所取義叫做個不語先生瓶裏說道我本是個人却又坐在瓶裏人乎不語我豈不是個不語先生番王所見這幾句話講得有些意思。心上到快活說道你這如今可肯出来瓶裏說道我不出来番王道你願在那裏瓶裏說道我願跟着金銀同獻上元帥番王道也好也好看是一個瓶問話會答應也算做一個寶貝。叫左右的即忙收拾書表一應禮物連這個

旄同去拜見元帥左右道各色俱已齊備當王即行。来到中軍帳
下。藍旗官報上元帥。却說二位元帥分外傳賞厚待黄鳳仙並不
曾看見他來面謝。却於故叫他來看是何如。只見黄鳳仙又不曾
來唐狀元来叅見老爺道你那黄鳳仙為了這幾百萬銀子連我
們元帥就都欺滅起来。唐狀元道三軍之命係于元帥怎敢說個
欺滅二字。老爺道既不是欺滅我們怎麽我們做元帥的到格外
加厚你們你們做將官的都受之安然一個謝字兒討不得你黄
鳳仙在那裏去了。唐狀元只得說個真情說道實不相瞞二位元
帥所說非干黄鳳仙不來親謝之事。自從前日受賞之後是小將
戲譴他有此神術怎麽不肯傳授丈夫他依前術法教小將進去
走一遭。小將失于轉頭一直走到酆都鬼國走得眼見鬼却纔回
來老爺道這是你的事並黄鳳仙何干。唐狀元道是小將回來報

怨他也說我再走一個你看是小將要跟他不曾進得一頭拳撞滅了指路的燈回滅了指路燈到如今不知去向兩日未歸有此一段情由伏望二位元帥恕罪王爺道他原先說来陰滅了燈他却自有害可惜可惜陷害了這一員好老將老爺道這是唐狀元的不是唐狀元道是小將的不是王爺道彼時燈是多早晚撞滅的唐狀元道回在船艙板上畫個城門燈在船艙頭上他前一脚小將就後一脚跟着進去不提門就閉上了撞一個頭拳撞陰了燈王爺道即時撞陰了燈所去不遠只好就在這個阿丹國老爺道這個也難道王爺道唐狀元你寬心本國國王一會兒就到便見明白道猶未了只見藍旗官報道阿丹國國王叅見不知國王叅見之後黃鳳仙有無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十七卷終

只不知國王養身之人後背鳳仙有無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會見說他便見明白道場木了只見鬧營辭道兩冊回丨王養
阿州國若爺道這個也難道王爺道想狀元你當初本國國王一
亘恭擻僅了燈王爺道命時謹僅了燈河去不去只好京都語個
前一叫進門不小將就後一冊跟着進去不鑄門就闖口而遣一個
濺撞女的這叔元道回在營蟹枚上畫個城門燈在路關口推
萬收右的不是這裡元道是小將的不是王爺道後湖燈是多良
了燈他封自有害可惜可惜害了這一員好女將老爺首言是
歸有此只情由伏望二位元帥寬恕罪王爺道當原先說來寬赦
頭拳連滅了指路的燈回滅了指路燈到次令不　先去向西日本
總危危說拔再走一個你青見小游與跟他　不曾進稱一